



三月號
三十六期

THE YOUNG COMPANION

No 36
March, 1929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印行

良友

己巳春 兵庸

快樂的春天

北平丁香社表演「快樂的春天」歌舞中的燕子與蝴蝶。

（宗惟賡攝）

卷頭語

春天之所以可愛，因爲有生氣；好比小孩子生氣勃勃，也就最得人愛。

人的年歲長了，生命力漸弱而終於消失，尤其可惜的 年未老而心先老，人未死而無生氣。這不是胡說的話，你看多少事業辦到有的位置時候，便以老資格自居而不求改進；多少年富力強的男女，走起路來垂頭彎背。

本雜誌的英文名是 Young Companion，原本 Companion 便是「良友」，而且內容老幼咸宜，童叟無欺的，那麼多個 Young（少年）字，反覺略有帶稚氣。這見解原是不錯，但我們現在仍不把 Young 字除去，因爲我們策勵自己生長，不以幼稚爲可恥，尤不以老爲可誇。

天天求一點小進步，愈老愈有生氣，保持青春的佳景，這本雜誌與讀者共勉之。

——編者

本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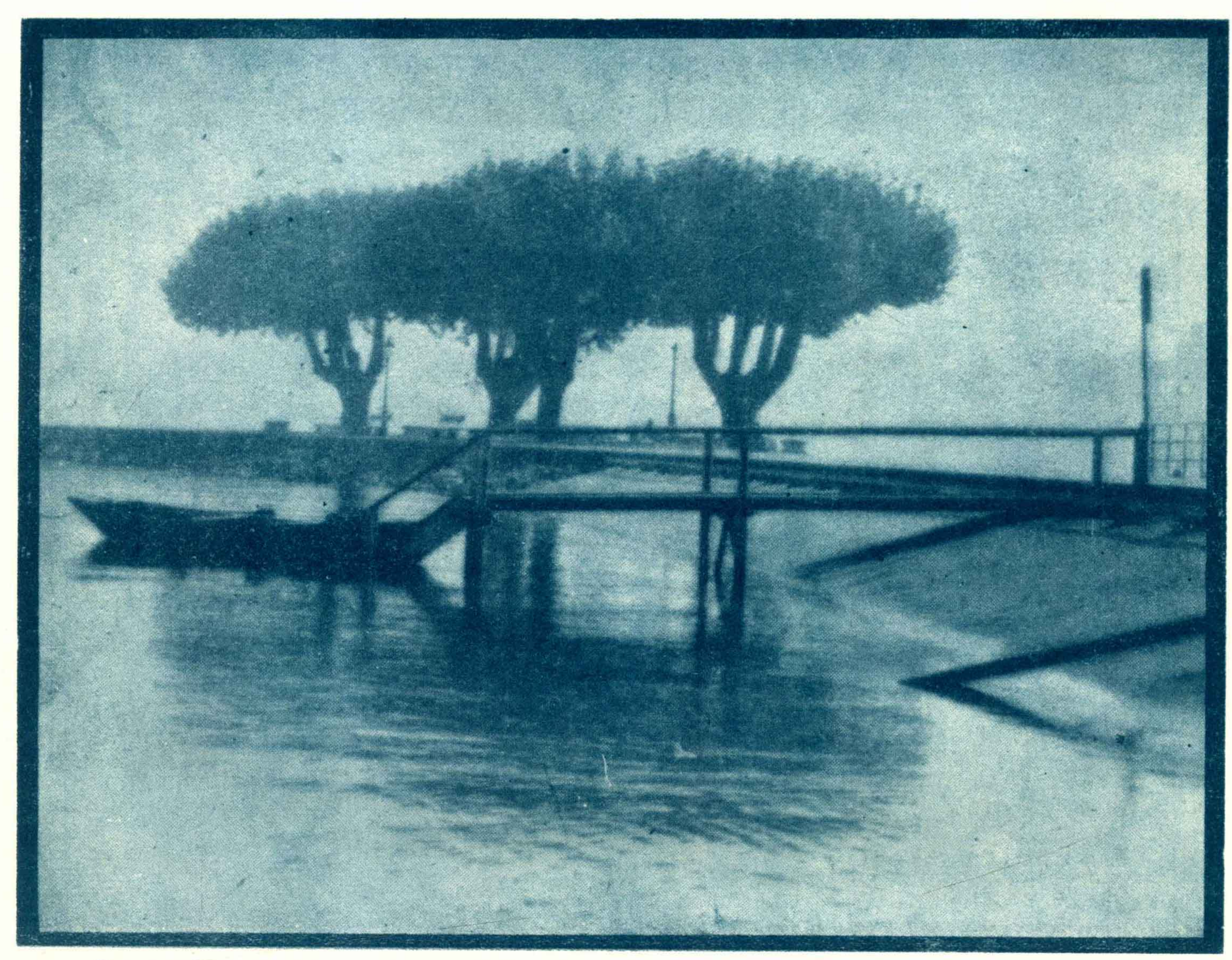


一家

劉崇和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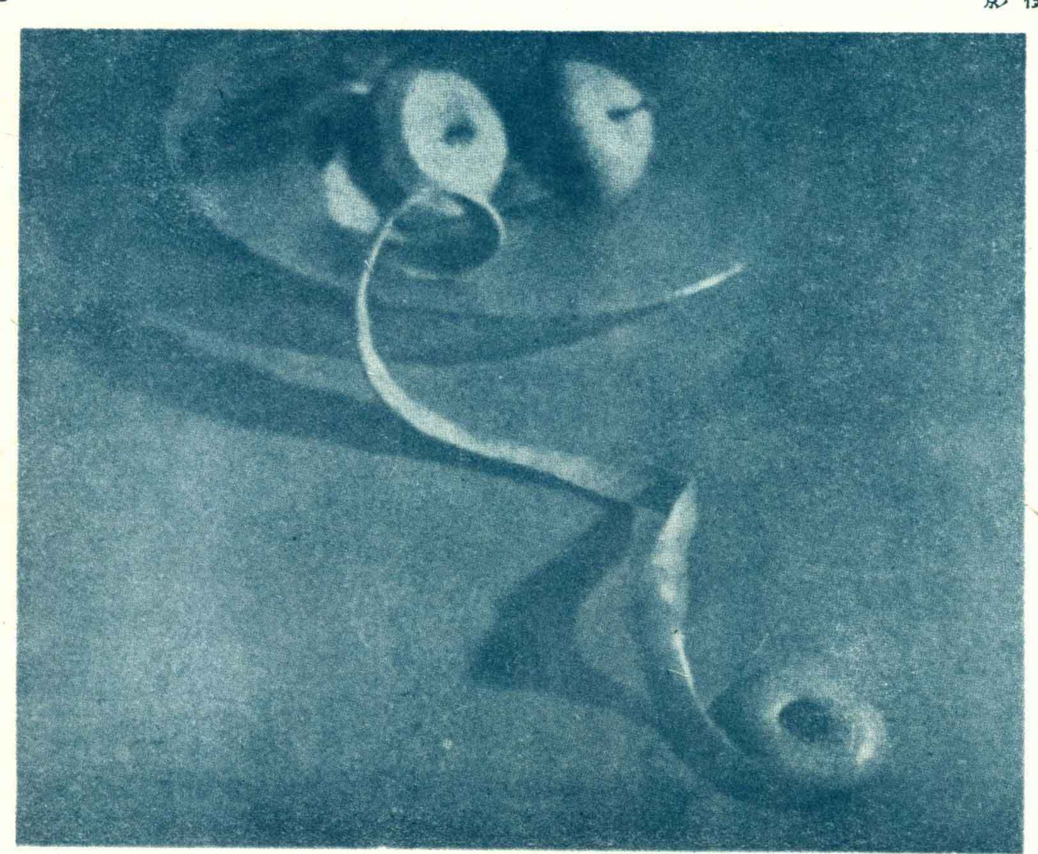
福建美術展覽會出品之一

Art Exhibit of Fukien
"One Family'
by Liu Shung-ho



Breeze　　By *Yuen Fu*

波光樹影　元父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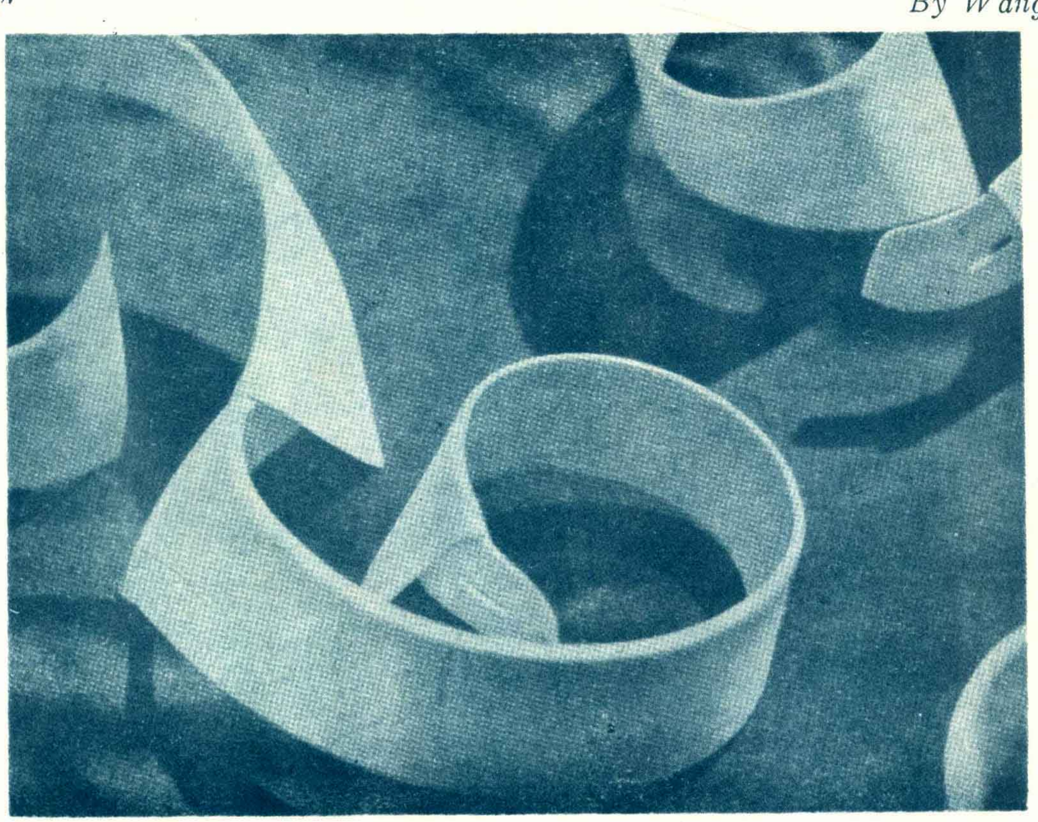
Fruit Plate　　by *T. K. Shindo*

菓盤（世界攝影傑作之一）　昇都攝（美國）



力　　黃英攝

"Strength"　　*By Wang Ying*



硬領（世界攝影傑作之一）墨加斐攝（加拿大）

"Collars"　　*by Bruce Metcalfe*



古月軒名磁
高四寸開框繪西廂記及西游記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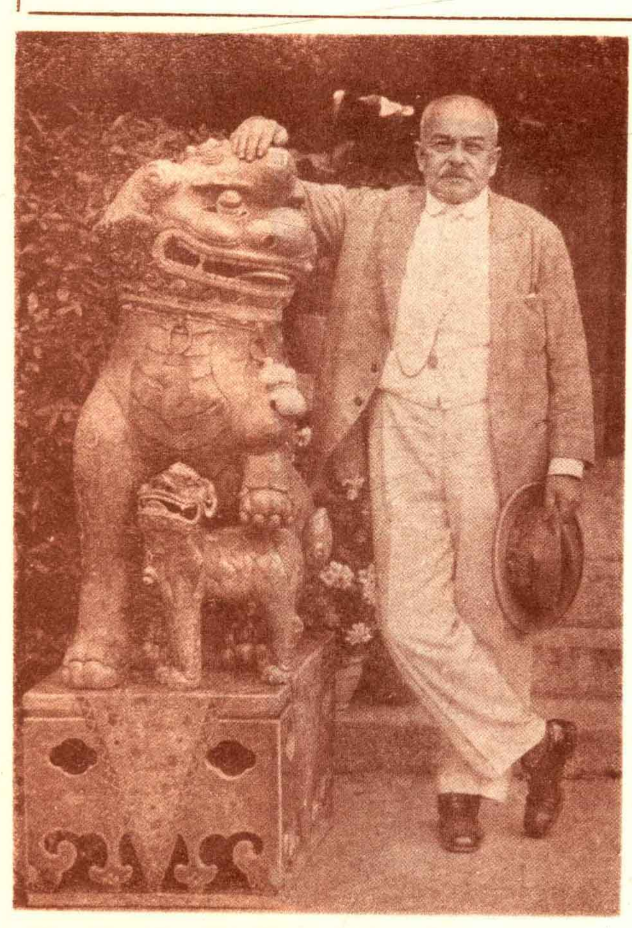
乾隆古月軒脂奩
高二寸右珊瑚紅左白地五彩

施德之

及其珍藏磁品之一部分

COLLE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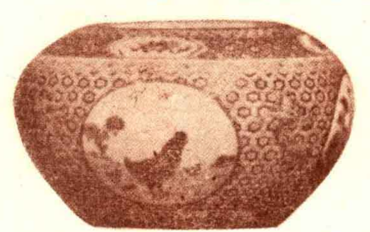
From Shee Ta-chi's who is standing beside the 5 ft. and a half tall porcelain l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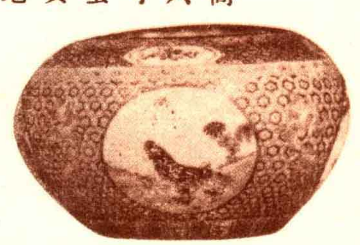


古玩收藏家施德之近影
（其左爲素三彩磁獅子高五尺五寸磁獅子以此爲最大）



古月軒名磁
高六寸蛋黃地繪忠孝節義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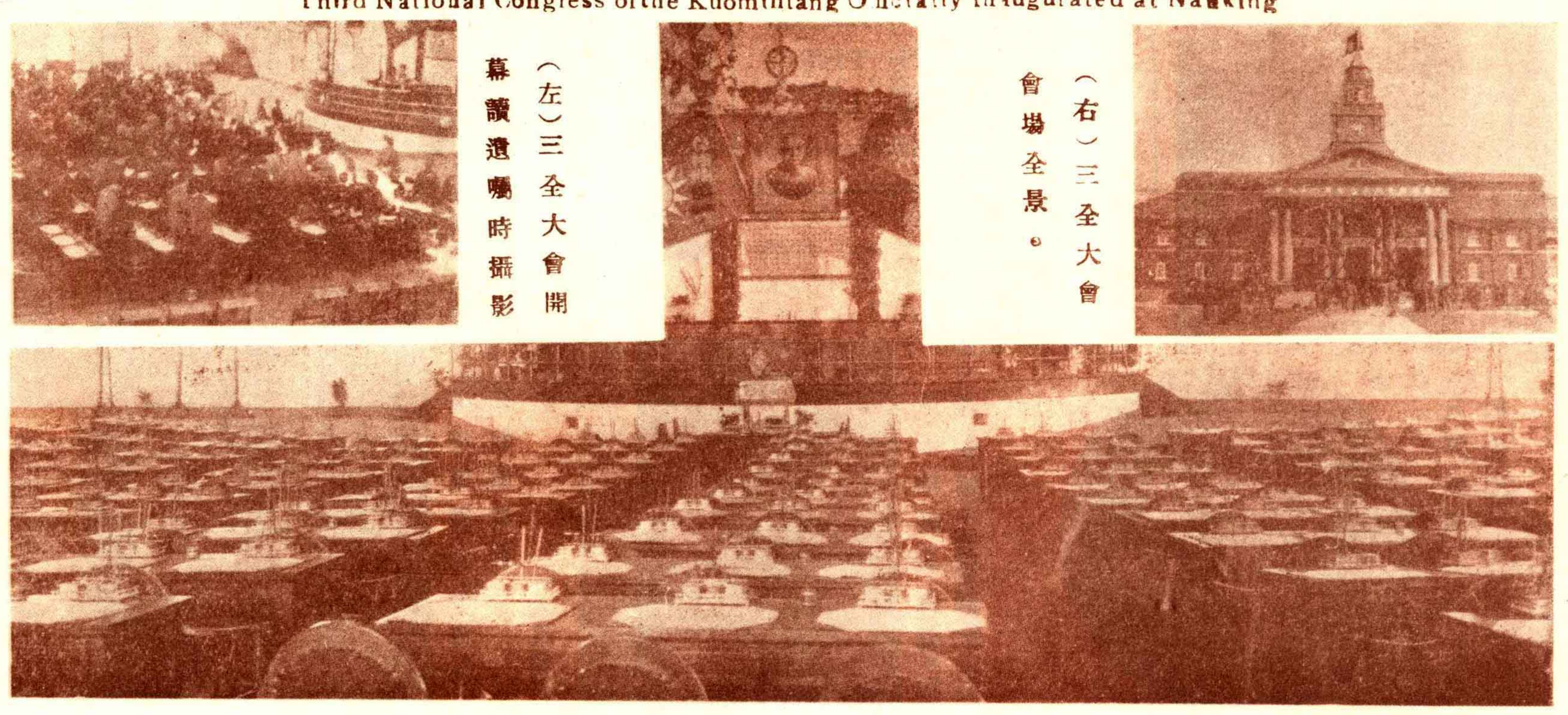
古月軒鷄缸
高二寸四開框淡黃地五彩

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攝影（王開攝）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ficially Inaugurated at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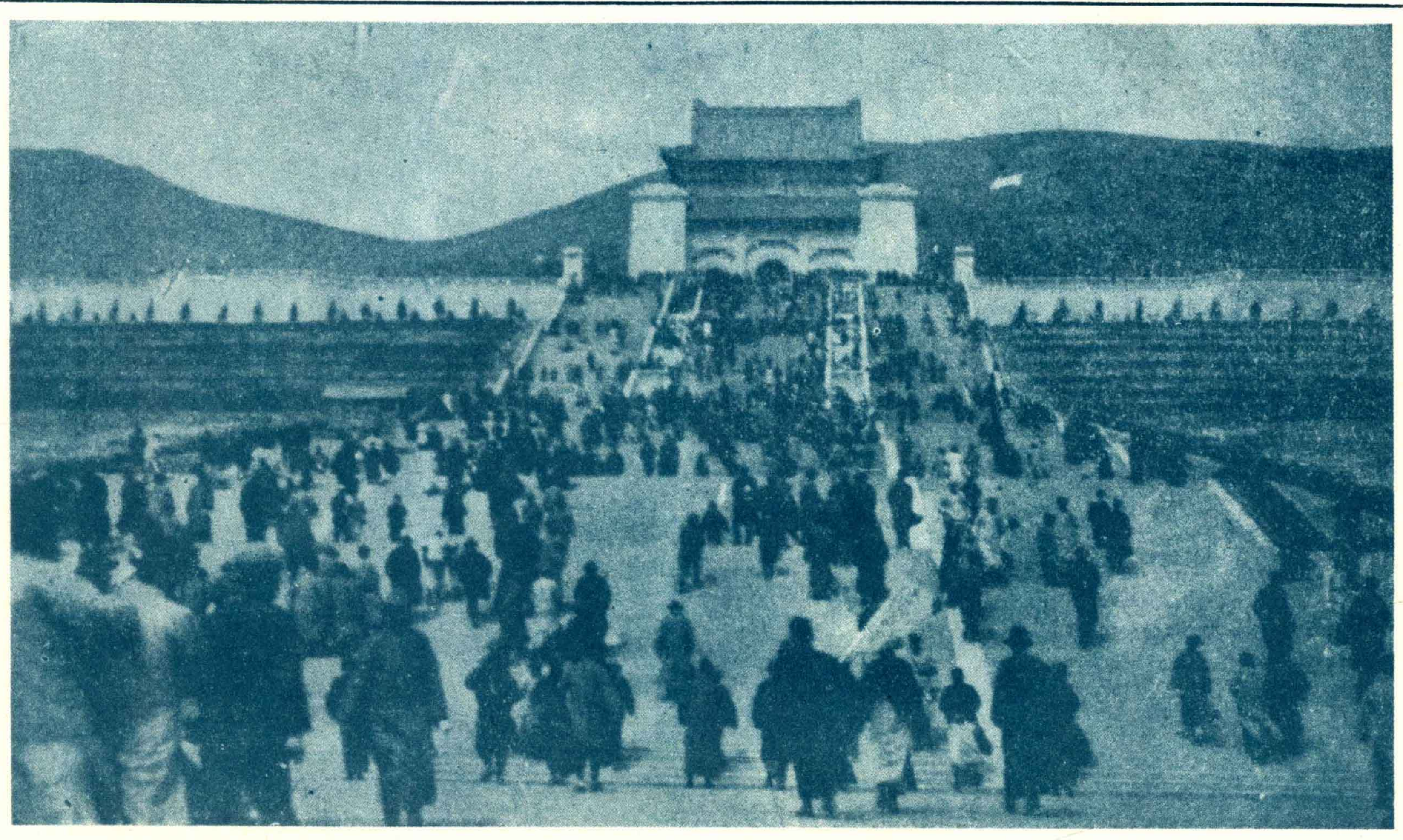
（左）三全大會開幕讀遺囑時攝影

（右）三全大會會場全景。



三全大會會議場內之陳設

Some interior scenes of the auditorium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 where the meetings of the Kuomintang Congress were h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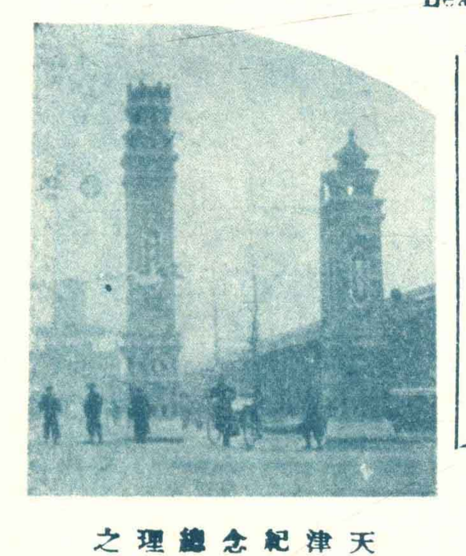
總理逝世四週紀念日之中山陵墓及瞻仰之羣衆（黃英攝）

The scene of the Sun Mausoleum where people came pouring in to pay homage to the late Leader of the Kuomintang, upon the 4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總理逝世四週紀念

（三月十二日亦即植樹節）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DR. SUN YAT-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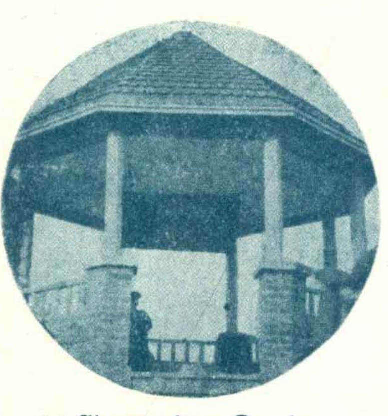


天津紀念總理之



紀念日中央黨部之前門（黃英攝）

Tthe entrance to the Party Headquarters at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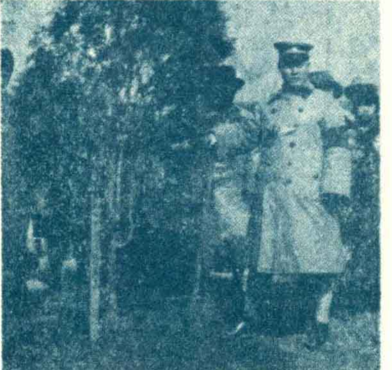
天津中山公園中之紀念亭（鼎章攝）

At Chungshan Garden, Tientsin



廿五師師長李達生植樹（鼎章攝）

An officer takes up a sho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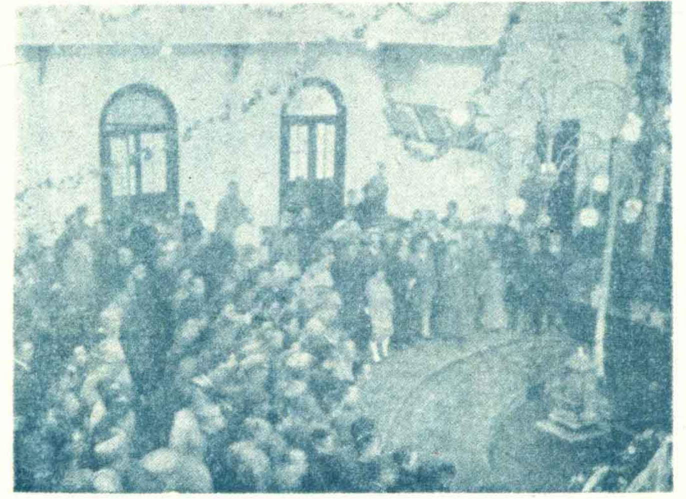


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植樹攝影（鼎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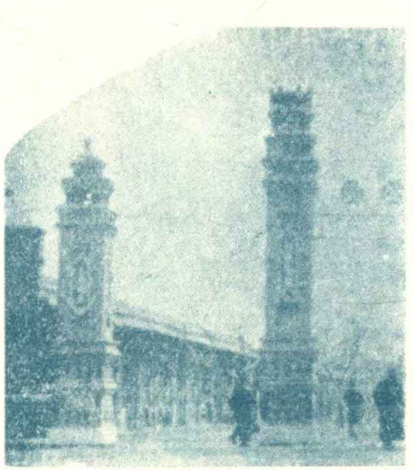
Garrison Commander Fu Tso-yi of Tientsin plants a tree on Arbor Day

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王小亭攝）

Above, the Tomb of the 72 Heroes of Canton, who gave their liv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ight, Chungshan Garden, Tientsin, named after Dr. Sun Yat-sen; left, ceremony being observed on the anniversary of Dr. Sun's death at Party Head-quarters; below, tree planting on Arbor Day.



總理逝世紀念中央黨部之公祭禮（黃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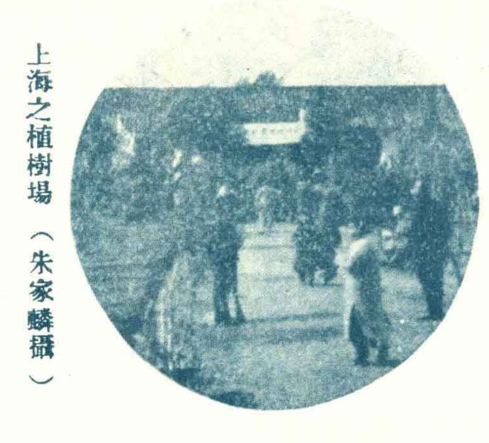
中山公園（鼎章攝）



南京紫金山總理陵墓前學生植樹之情形（尚其煦攝）



上海中西女塾學生植樹（朱家麟攝）



上海之植樹場（朱家麟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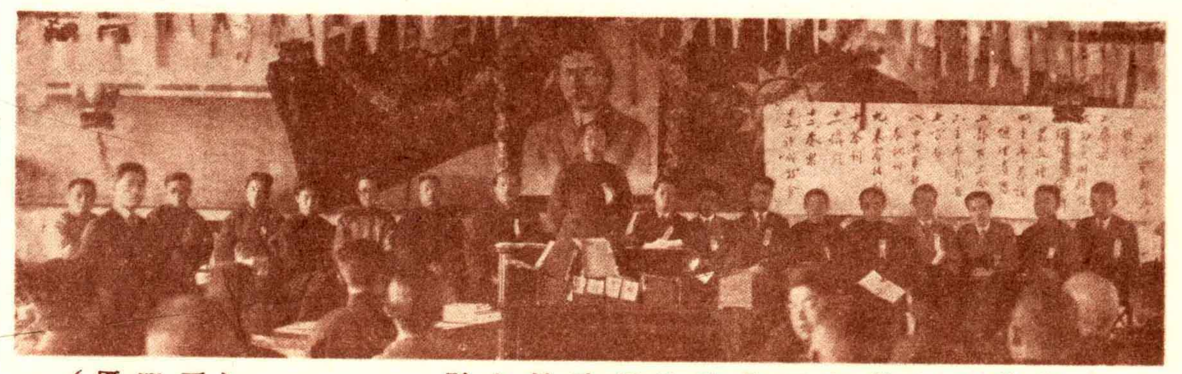


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就職留影　（王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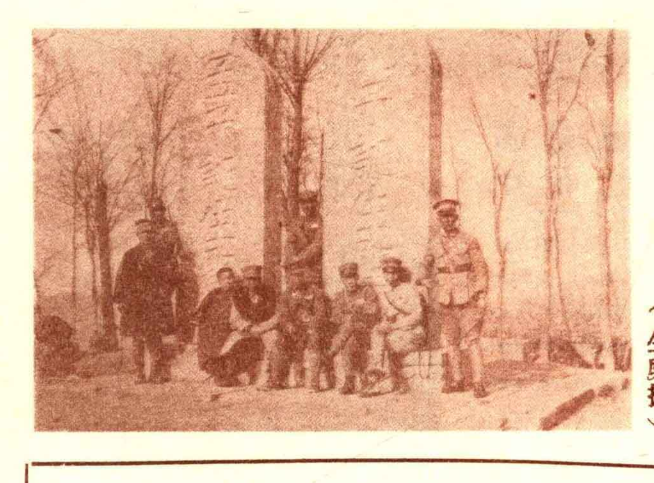
各地時事

NEWS TOP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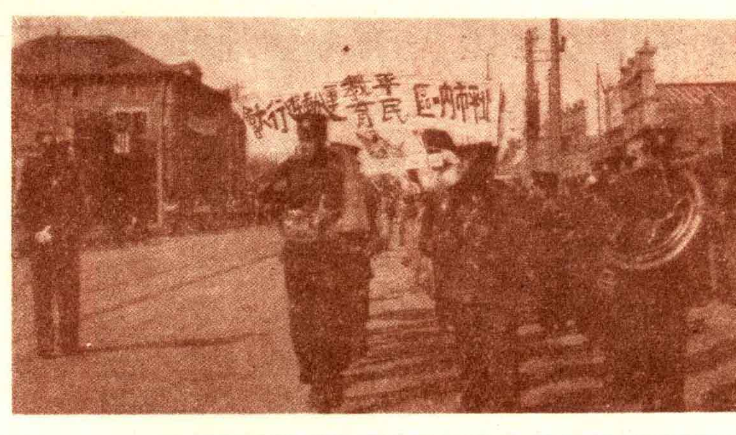
Top, the inaugration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Center,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Kuomintang branch; bottom left, officers on a trip to Shantung, right, popular education movement paraders at Pei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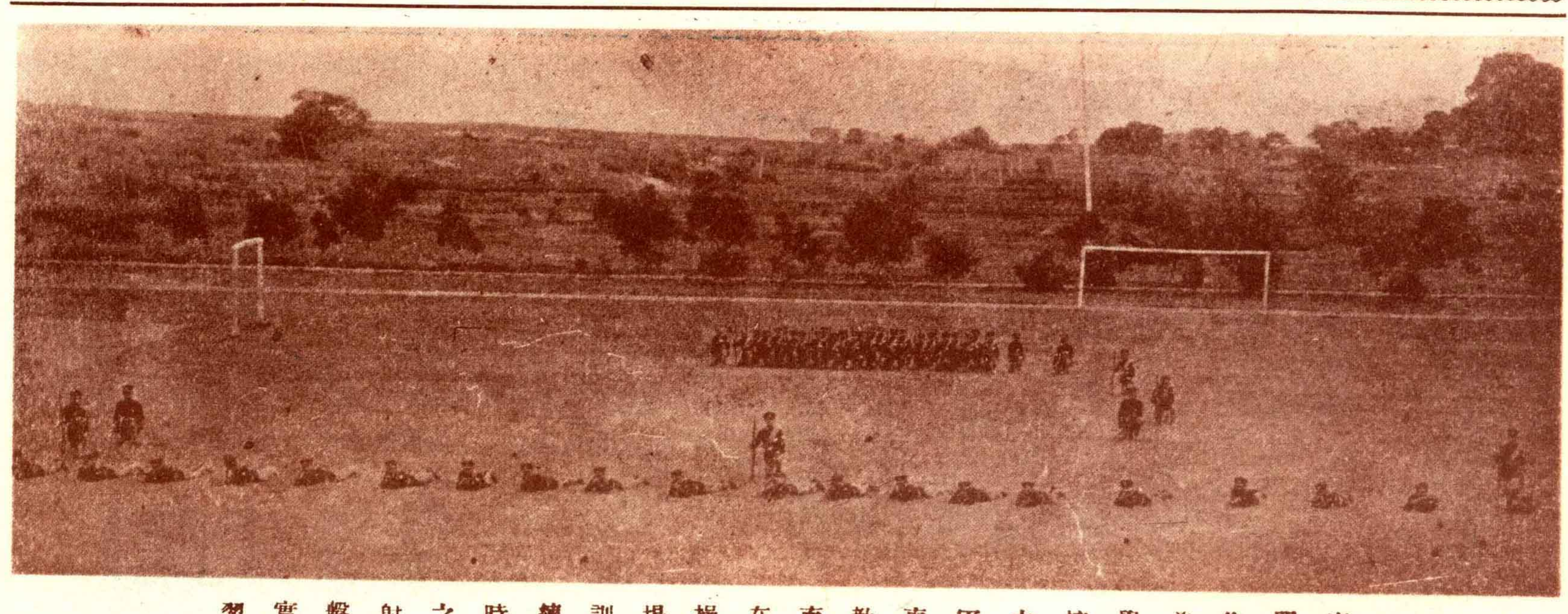
上海特別市黨部開會時執行委員合影　（王開攝）



山東鄒縣之國軍軍官游蹤　（生庭攝）



北平平民教育運動大巡行　（宗惟賡攝）



廈門集美學校之軍事教育在操場訓練時之射擊實習

Cabets of Tsi-Mei Military Academy of Amoy practising. Below, cadets charging



集美學校義勇隊在野外實地演習延伸進攻之情形

教育與軍事

SOLDIERY AND LEARNING

Below left, soldiers of Hopeh province studying to learn; right, their daily toil; bottom left a soldier stands up to answer qwe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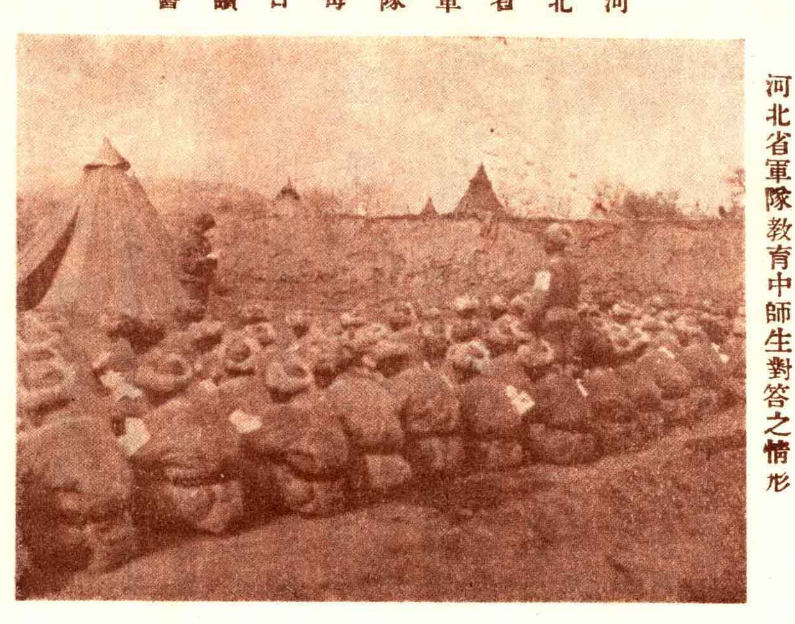


河北省軍隊每日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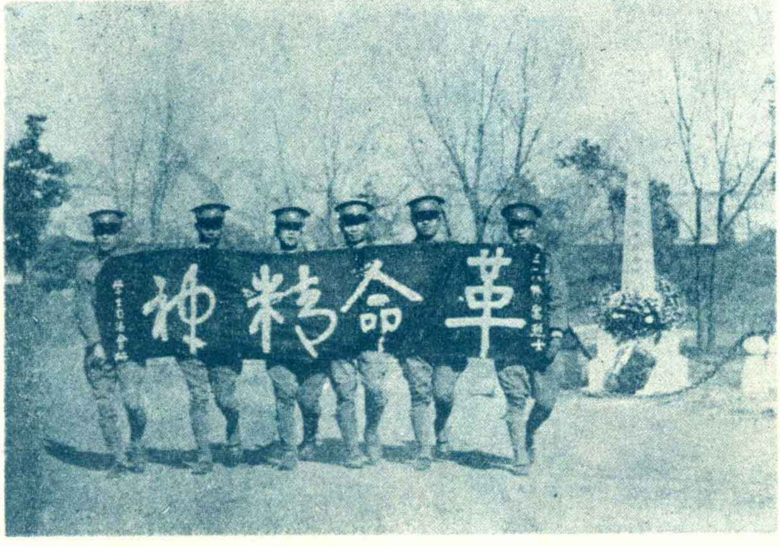
（張建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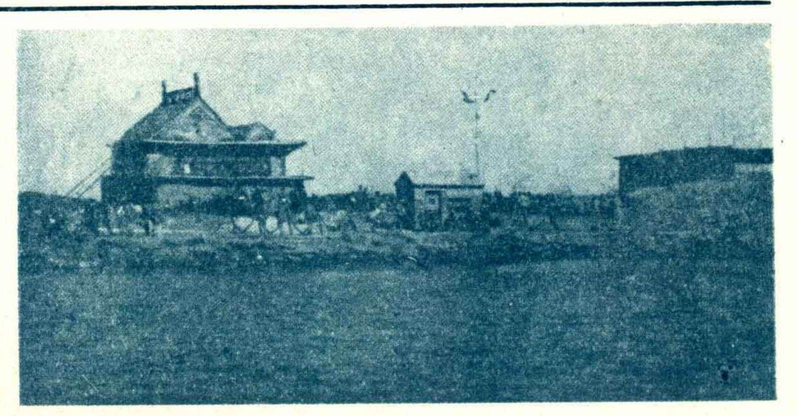
無戰事時訓練兵士勤於勞力免因閒遊而失紀律



河北省軍隊教育中師生對答之情形



燕京大學學生軍參加烈士安塟禮（林悅明攝）



北平三一八慘案三週紀念會會場（聶光地攝）

Ceremoney Halls

THE 18th of March, 3 years ago, Gen. Tuan Chi-sui was held responsible for his guards who killed many who took part in the demonstration parade protesting against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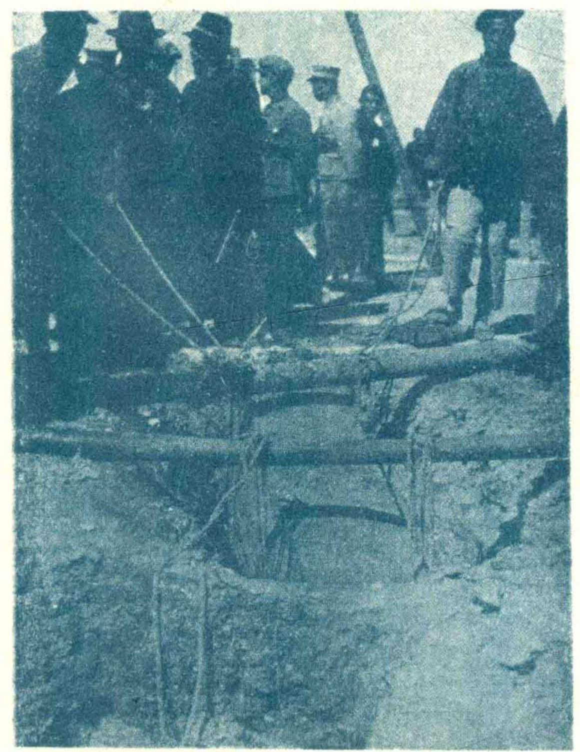
三一八紀念

三年前三月十八日，北平學生為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巡行示威，被段琪瑞執政之衛隊慘殺，死傷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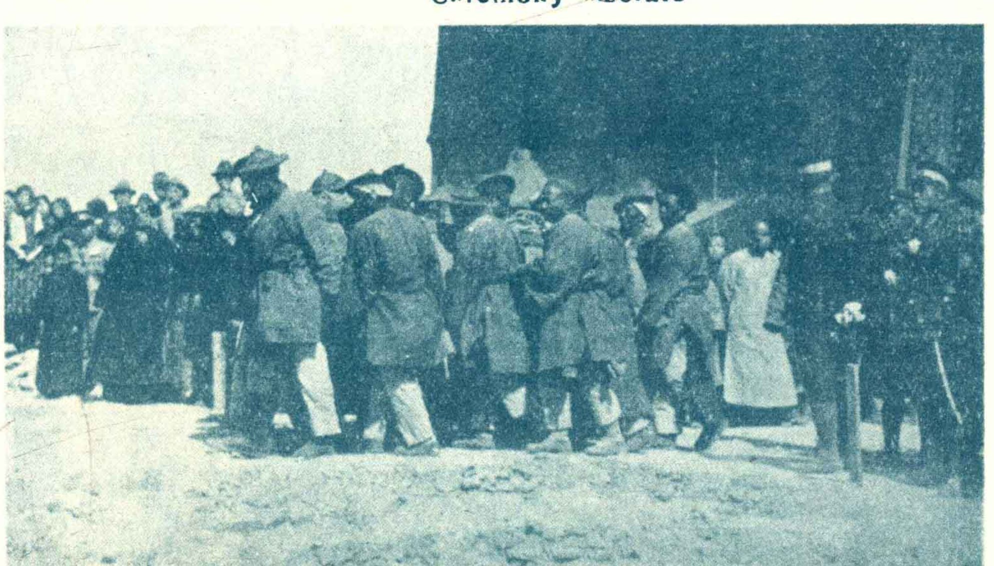


三一八烈士墓之籌備委員（林明悅攝）

Ceremony offici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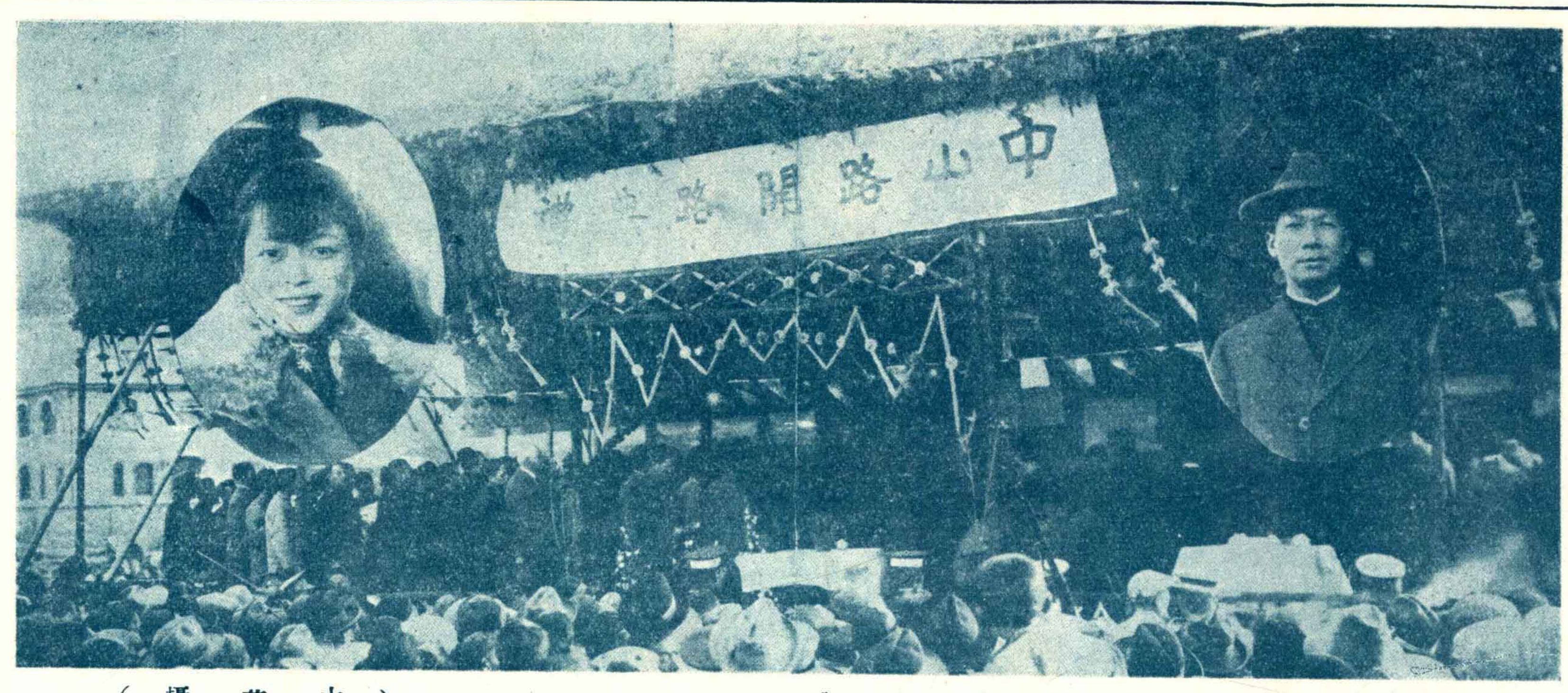


Burial　烈士靈柩入土安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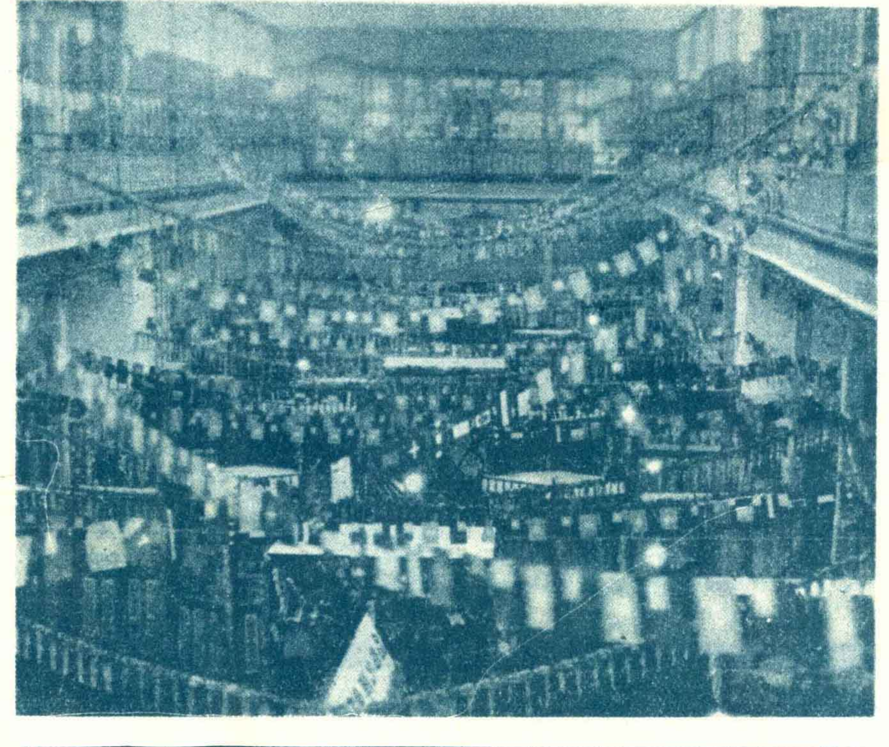
（右）三一八烈士靈柩抬赴圓明園墳場時攝影（林悅明攝）

On the way to burial ground



南京中山路開路典禮 （中華攝）
右上角為南京市長劉紀文左為舉行開路禮之劉紀文夫人許淑貞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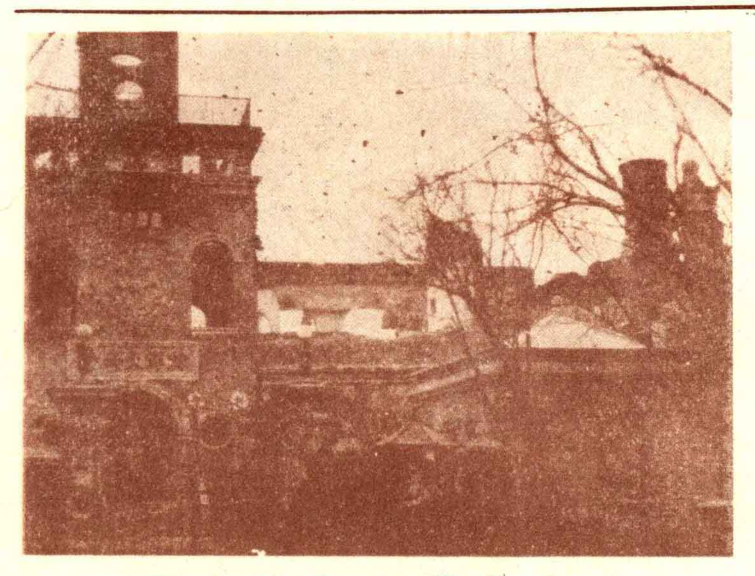
Above, CHUNGSHAN ROAD formally opened by the wife (left insert) of Mayor Liu Chi-wen (right insert) of Nanking. Left, a view of the Peiping Native Product Exposition; below, a night scene of the Hankow Native Product Exposition.



北平國貨展覽會（張建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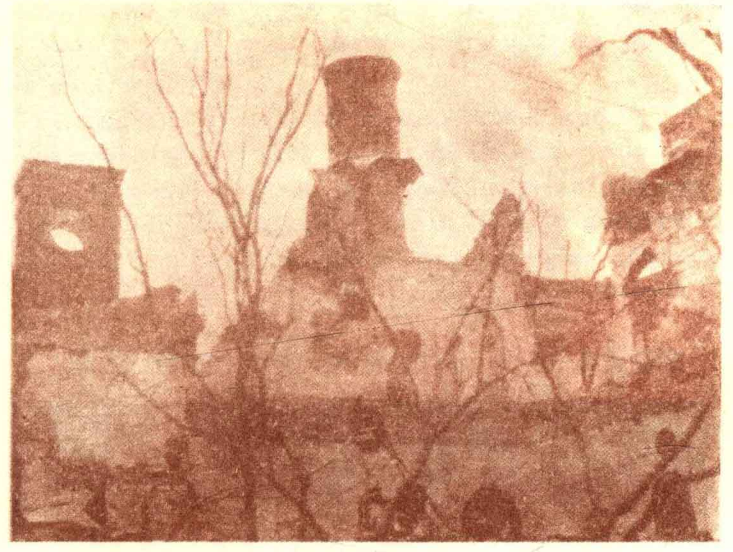
漢口國貨展覽會會場夜景（余威照攝）





失火焚燬之北洋大學

天津北洋大學開辦至今二十年，工科設備之完善，在我國首屈一指。最近失火被焚，誠科學界莫大損失。（張建文攝）



北洋大學火後殘蹟

Above and below, damage done to the Peiyang College at Tientsin, after its recent great fire. The College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best-equipped institution in the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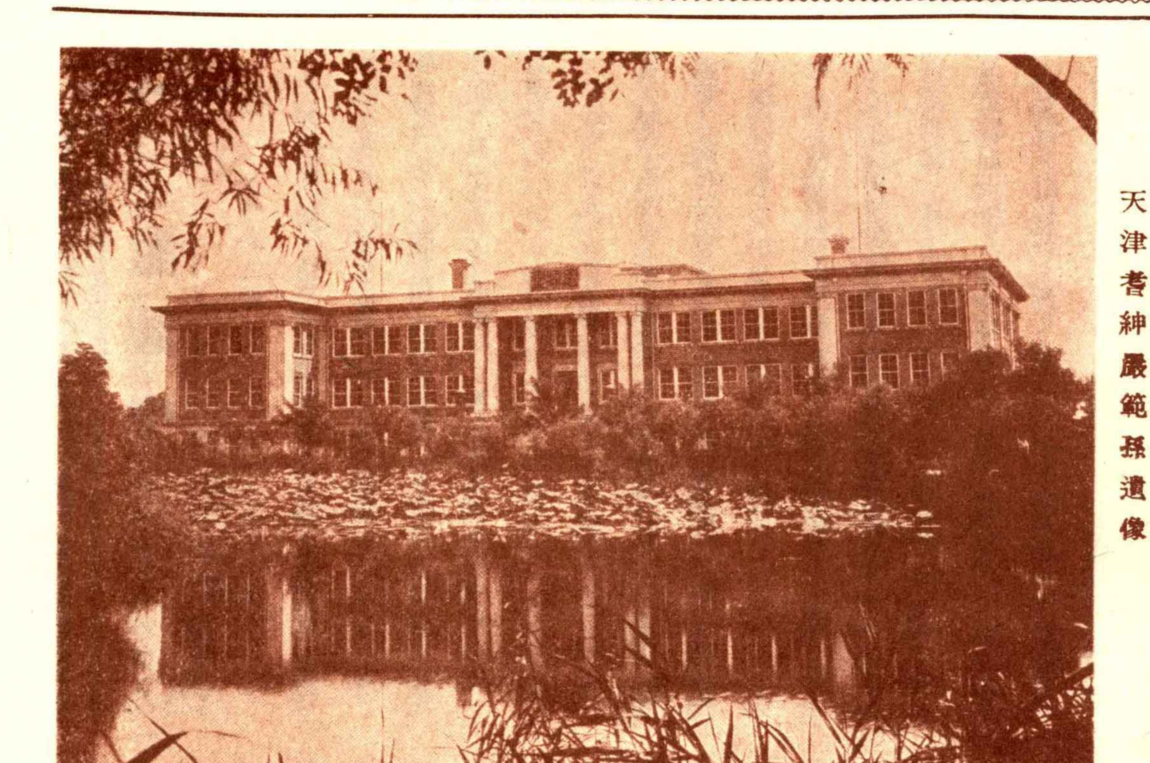
杭州人力車之焚燒

杭州自有公共汽車後，人力車營業大受影響，人力車夫生活難以維持，乃舉行大罷工，並焚燬車輛，經黨部及政府調停，工潮已解決。



杭州人力車工會將公共汽車推投西湖中

Above, the consumption of rishas at Hangchow; afterward the rishas coolies dumped some of the taxicabs of the city into the West Lake as a protest below



The Nankai Colleg, Tientsin



天津南開大學校景



天津耆紳嚴範孫遺像

Founder of the Nankai College, Mr. Yen Fan-sun who recently died at T't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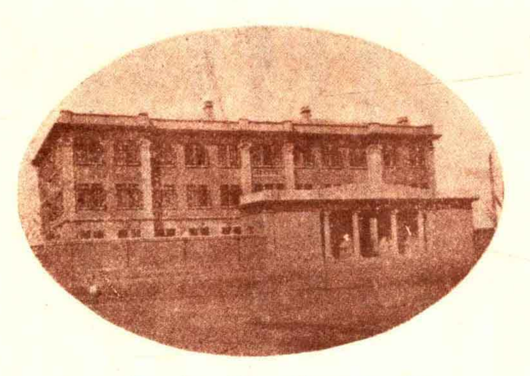
南開學校創辦人

嚴範孫先生逝世

（鼎章照相館攝）

YEN FAN-SUN

病危時所作之自輓詩



天津南開中學校

Left Mr. Yen's last written poem at the hour of his lingering death; above, Middle School of the Nankai College; right, the Girls School



（右）南開女學校

酣睡中

梁得所譯

△△△

大衛孫一向沒有什麼事情足以記述。直到他二十歲那年，奉叔父命由家鄉起行往波士頓去。他叔父在波士頓開着一間小雜貨店，叫他去幫忙。他生長于紐威斯斐鄉間，自小受過普通教育，而且在几爾曼頓學院念過一年書。

由一個夏天的早晨直到靠近正午時分，他一路步行着，漸漸覺得疲倦和酷熱，決意休息一會來等載客的馬處車。恰巧路邊不遠有一顆楓樹，綠蔭之下更有水珠閃枕爍的小泉，這都彷彿專為他而設備的。不管泉水是否的女，他用乾渴的嘴唇去親吻她，然後躺在泉邊，把頭在那花紋棉布巾包着幾件衫褲的包袱上。太陽的光芒射地不到他，路上因昨天下過雨所以未有塵埃飛揚，青草溽熱溽給青年人睡得比裘毛的牀鋪還要舒服。泉水潺潺的事着，樹枝在他頭上青天之下搖擺。朦朧輕夢所在的深濃的睡意，使進他的意識境域中。然而現在要講情，是在他夢想以外的事情。

當他在樹蔭裏酣睡的時候，許多醒着的人們乘車騎馬或步行的在路上來往。過路的人們有些忽忙得很，眼睛不向左右望，自然不知道他睡在那裏；有些看他一眼而不暇注意；有些笑他這麼酣睡；更有好些心裏暗暗地猜疑他，或鄙視他。一個中年的寡婦瞧着他，見左右沒有別人，便跑前幾步，自言自語地讚這少年的睡態真銷魂。一個節制會的宣講員見他，當作演講的好材料，可以做爛醉者的舉例。然而對於大衛孫，一切貶責，讚羨，嬉笑，鄙視，或不睬，通通不過一件事——其實簡直完全無事。

他睡了不久，一輛用兩匹駿馬拉着的棕色車子，慢慢地駛到離他睡處不遠，車轄鬆了，車輪忽然脫出來。這點損壞是很輕微的，卻也使坐在車內的老年商人夫婦倆吃一驚罷。當車夫和僕人修理車輪的時候，商人夫婦倆跑到楓樹下遮陰，無意中發見清泉和泉邊睡着的大衛孫。老人不想驚醒他，脚步特別輕；他的妻也很當心不使她的絲綢衣服綷縩作響。倘若不然，恐怕大衛孫會醒起來了。

「你看他睡得多麼滋味！」老人說，「他的呼吸多麼深而自然，這樣的睡眠，倘若不是服安眠劑而得的，就實在比我人息之一年更為可貴，因為能夠這樣的自然是健康而無憂慮的人啊。」

「他年紀很輕。」婦人說，「我們這樣的年紀無論睡着或醒着都比不上他的了。」

夫婦倆對這不識的青年，愈看愈有興趣。看他所睡的地方，彷彿是一間私人臥房；綠葉垂陰，彷彿錦繡的幃幔覆罩着。偶見有一點陽光穿過枝縫射到他的臉上，婦人使把樹枝稍為曲折遮掉那光線。做了這小小的慈愛之後，她覺得自己彷彿是他母親一般。

「恐怕上天特安排他在這裏，」婦人低聲對她丈夫說，「而且當我們不滿意現在過繼兒子的時候，上天特意引我們發見他罷。據我看來，他簡直有點像我們從前的亨利。我們叫醒他好吧？」

「叫醒他做什麼？」老人猶豫不決地說，「這少年人品如何我們一點不知道。」

「看他那老實的面貌！」她仍舊細聲而誠懇地說，「看他坦然安睡的態度！」

當這兩人耳語的時候，大衛孫的心並沒有跳得特別快，他的呼吸如常，臉容也半點沒有改變。然而人生的幸運竟近了他，打算賜他大堆黃金。因為老年的富商兒子已死，沒有後嗣，接收了一個疏遠族人的兒子做繼嗣，只是那孩子壞得很，老人夫婦都不滿意。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人，往往會做出些比幻術還要希奇的事，即如叫醒一個貧窮的少年起來享受富貴的快樂，實在是易如反掌的。

「真的不要叫醒他嗎？」婦人用央勸的口吻再說。

「老爺，車子預備好了。」僕人從後頭來說。

他們倆也就離開那裏回到車上。老人坐在車廂裏，默默無言地籌思營業計劃。同時，大衛孫仍在草地上酣睡着。

馬車去了不上一兩英里，有一個美麗的少女來到，她半走半跳的腳步彷彿表露她的一顆心兒在她胸脯裏而跳舞着，大概因這種活潑輕快的走動，致大令腿上的！說出來有礙嗎？——襪帶脫下來了。她覺着絲帶！大概是絲的吧——鬆脫，使走到路旁樹蔭裏拉起裙子想把細結好，無意中發見一個少年睡在泉邊。她一看見，覺得自己彷彿闖進男子臥室裏，而且是為這原故而來，於是羞得

雙腮像玫瑰花一般緋紅，想輕輕脚步走開。可是她看見一隻危險的東西來近少年那裏，一隻蜜蜂飛近他頭上—嗡，嗡，嗡—時遠時近　最後似乎要站下他的眼皮。純潔而天眞的少女，很替他着急，忙用巾子把那蜜蜂趕走，這是一幅多麼美妙的圖畫喲！少女做完這善舉之後，呼吸微微喘促，臉兒仍舊緋紅着，她偷偷地看那陌生的少年。啊，她爲了這年少，與空中的一匹蛟龍大戰一場的哩！

『他長得眞好看！』她心裏想着，臉兒更紅了。

這樣的奇遇，大衛孫怎能絕不經意？至少，臉上也應該表出些感激和歡迎的微笑吧？照自古美談佳話說來，他們倆有天賜的緣分，現在他們的雙影同現於泉水中，倘若彼此離開，這兩個可愛的影子恐怕一生一世不會再聚在一起了啊！

『他睡得這麼酣熟！』她自言自語地說。

她終於離他而去，可是脚步沒有來時那麼輕快。

原來那女子的父親是左近鄉間一個勤儉致富的農人，膝下只有一個愛女。假如大衛孫是他們的鄰居而與她相熟的話，她父親勢必請他助理事務，而將來成爲佳婿也是一件意中事。幸福—人生最大的幸福—又臨近大衛孫幸福之神的衣裳觸到他的身上了，然而他一點也不知道。

少女走了不遠，接着有兩個漢子來到。他們面色黧黑，帽子歪斜地罩着眉端，衣服襤褸而赳赳然很有兇氣。這是兩個無賴，他們的生活就是終日享用魔鬼的賜與。現在，一路打算去做他們的勾當，先跑到楓樹下用樸克牌賭輸贏，來定下次分贓的厚薄。跑到樹下一眼看見大衛孫睡在池邊，其中一個無賴便低聲對他的夥伴說：

『喂—你看見他頭枕着的包袱嗎？』

第二個無賴點點頭，斜視一下丟個眼風。

『我和你賭一瓶白蘭地，』第一個又說，『我猜度他包袱裏有錢鈔和貴重東西；如果包袱裏沒有，我們就搜他的褲袋。』

『倘若他醒起來怎麼辦呢？』第二個說。

他夥伴拉開衫襟，指指刀柄，點點頭。

『不錯。』第二個說。

兩個匪類走近那睡着的大衛孫面前，一個把利刀對準他的胸膛，其他那個預備動手拿他的包袱。兩副鬼鼠而兇猾的面孔，簡直惡魔一般可怕；就是他們自己倘若留心看看泉水裏的反影，也會吃驚吧。然而大衛孫仍舊步恬地睡着，像在母親懷中一般。

『我要把他的包袱搶出來。』一個說。

『倘若他彈動，我就馬上動手。』握刀的說。

正在那時，一隻狗嗅着地跑到楓樹下，定睛瞧着兩個匪徒，又望望大衛孫，於是反身跳出去。

『喂！』一個無賴說，『他媽的，狗的主人一定來近了。』

『咳！算他有運氣　放過他罷；我們喝酒了事！』第二個說。

匪徒把利刃收回懷中，另外拔出一枝手槍，並不是一發可以殺人的手槍，而是一個白鐵瓶子裝着的酒。開了瓶口塞到嘴裏，各人暢飲一頓；把那件未完的罪孽天了，高談大笑地舉步離開那裏。不一會，便把那事情完全忘掉，他們半點也不會幻想到那司紀錄的天使，已將他們心靈殘殺者的罪孽，用永不消滅的條文紀錄在案啊！至於大衛孫呢，仍然安靜地睡着，雖然死之陰影垂到他的身上，他並未戰慄；陰影離開得於死裏逃生，他也沒有表示喜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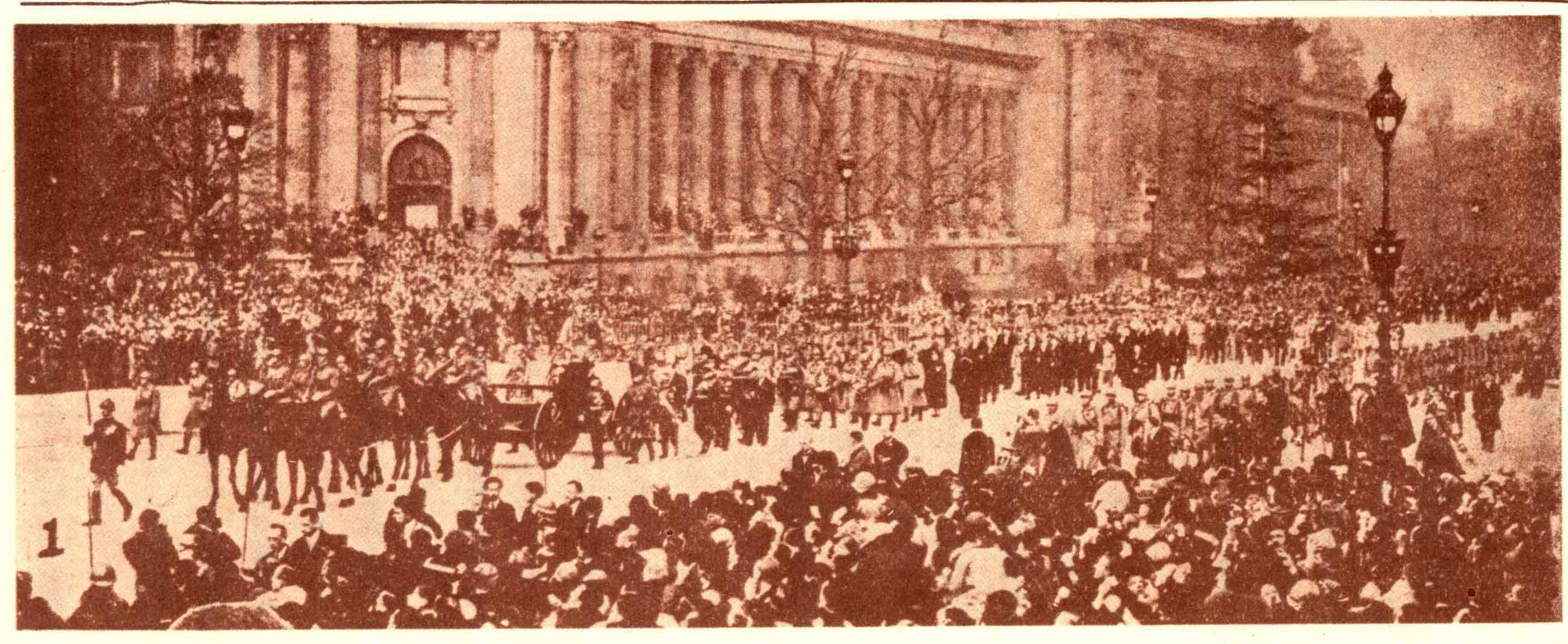
他漸漸有些醒意。一個鐘頭的酣睡，足以洗去幾點鐘所積成的辛勞。他轉轉側，嘴唇微動，從喉底發出聲囈語。一陣車輪的響聲由遠而近，路上塵埃揚到大衛孫的臥房，他便醒了。原來一輛載客的馬車經過。

他馬上起身，大聲叫道：『喂！車夫、趁車呀！』

『上來啦！』驅車的答。

大衛孫爬了上車，很快活地駛去波士頓去；他對於那夢一般變幻所在的泉邊，竟忘掉作臨別的顧盼。他不知道在短短一個鐘頭的酣睡中，富貴之神把金色的染料滴到泉水裏！愛之眼睛溫柔地凝視着澄碧的清泉—和死之神幾乎取他的血染紅泉中的水。在酣睡中，在醒着時，意外的事情常常踏到人生的路上，然而有誰能聽見那像空氣一般的脚步呢!?

這篇小說原名 "David Swan" 著者是美國小說家霍桑 (Nathahiel Hawthorne) 也就是紅字 (Scarlet Letter) 的作者。霍氏的小說結構嚴整，描寫細膩，在文學上是第一流作品。



福熙將軍出殯時巴黎路旁萬人空巷而肅穆無聲執紼者除法國要人及將軍親友外更有各國代表可謂生榮死哀

歐戰協約國聯軍總司令
福煦將軍逝世
DEATH OF GENERAL FOCH.

The body of Marshal Foch was conveyed from his house in Paris to the Arc de Triomphe in a motor hearse with a receptacle for the coffin. In circle, Marshal Foch lying in state under the great Arc de Triomphe



載棺之砲車停在凱旋門下自朝至暮民衆經過靈前致敬者廿餘萬人

福煦將軍少年入陸軍學校，畢業後投身軍隊，服務行伍以至於老。生平勇毅勤愼，英皇常稱之爲法國唯一之模範軍人。歐戰時，被推任協約國聯軍總司令，英法美參戰各國軍隊，聽其指揮，勳蹟甚偉。大戰告終，功成身退，告老而恢復平民生活，畢生爲國效勞，未暇治產，退戰後頗貧，去年報紙有載福氏欠租被告之新聞，淸貧如此，反觀我國軍閥，飽民脂膏者，能無愧色？福氏原有一子，歐戰第一年陣亡，身後尚遺寡妻。生平曾著軍事學書籍數本，其中有警語云：『戰之所以敗，每每因臨陣者原本未敗而自以爲敗。』此語固爲軍人之實訓　抑亦處世之格言也。



福煦將軍遺像

FERDINAND FOCH, Marshal of France, Generalissimo of the Allied Armies during the World War, who died recently in Paris at the age of 77



教堂內隆重之喪禮

The requiem mass for Marshall Foch in Westminter Cathedral

巴黎及紐約春夏時裝展覽會中
幾種簡單而美觀之衣服
PARIS AND NEW YORK FASHIONS

服裝問題，在實用方面求其合衛生，在觀瞻方面則有審美關係。現代生活中，事事去繁就簡，尤其是日常衣服，更取其輕便。本頁各圖爲最近歐美展覽出品，聊供閱者參考。



（上圖）窄袖短裙，用淺色薄紗縫製，少女穿之，愈覺輕盈活潑。

袖短而寬便於操作

Above, for the young
Below, a milkmaid style



出門旅行郊外散步此裝束甚見精神



Smart sports ensemble
of English twe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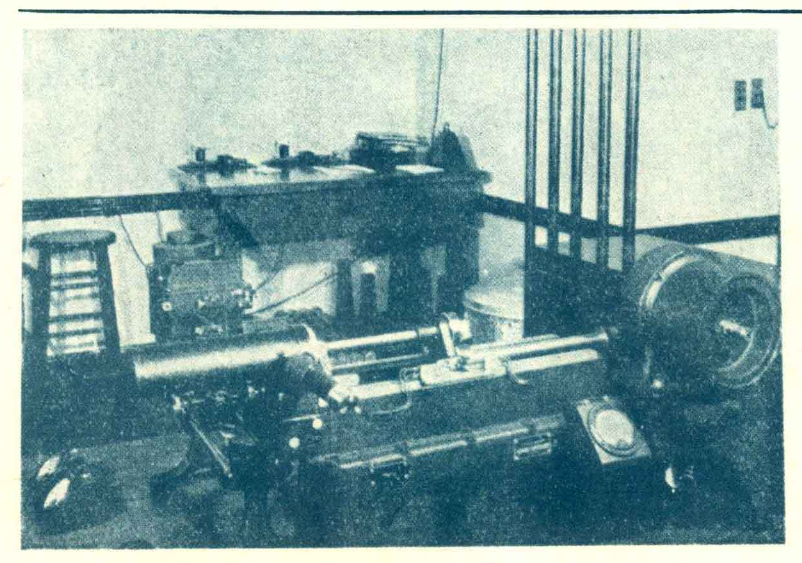
青年女子之黑小帽現已盛行於我國學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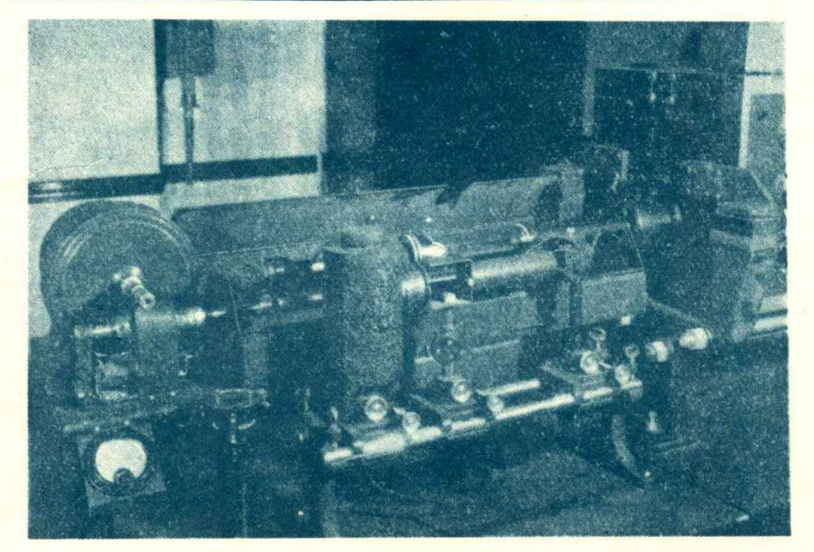
簡便美觀，春夏咸宜，中年婦女喜用之

Above: "The Carlton"
Below, One piece belted frock

無線電傳畫之實用
TELEPHOTOGRAPH



收電機 The receiving apparatus



無線電傳畫之發電機 The sending apparatus

無線電傳畫發明後，經幾番改良，成績甚爲可觀。歐美新聞界多已採用，每遇重要時事，即攝影拍電，頃刻傳播各地，雖遠隔千里，而時事照片可以即日登出報紙，快捷驚人。（甄植三寄自芝加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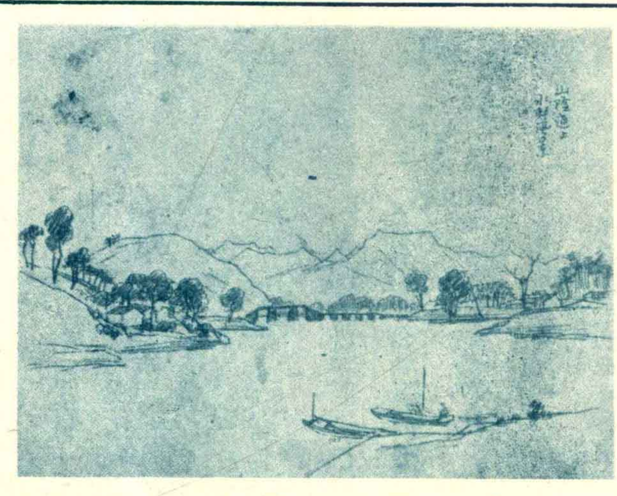
美京國會（此片華盛頓電傳至芝加哥，清楚可觀。）
Congress as telephotographed from Washington to Chicago



女司機（無線電傳畫成績之一）
A telephotograph of a telephone operator

詩畫

十八年春暮經子淵何香凝方介堪經伯潔林曾詠諸先生偕予夫婦遊上虞白馬湖時百花告謝獨黃杜鵑滿山澹冶可愛因為寫照各貽一幀以紀遊跡　陳樹仁



山陰道上　陳樹人速寫
A sketch by Chen Shu-jen

頗訝黃冠似道家　惟將淡素答韶華　紛紅駭紫知何處　留得殘春尚此花　經亨頤

樹人先生為予宅址喬松寫圖翌日同遊山陰舟次漫題

宅址喬松預入圖　今秋此處有吾廬　盼君再寫門前景　紅樹青山白馬湖　經亨頤

樹人繪蘭亭圖即題其上

視昔一千五百年　又來修禊暮春天　惟有崇山無代謝　悲夫俯仰盡風烟　經亨頤

題樹人山溪新綠圖

萬紫千紅非所愛　愛他新綠滿平阡　春光迎得同心友　大好湖山詩畫緣　經亨頤



東湖一角
陳樹人速寫　經亨頤題句
A sketch by Chen Shu-jen

體育界
SPORT

（右）中華籃球隊，爲菲島華僑鉅商林珠光君（圖之中央者是）所發起，林君熱心體育，出資供給此隊赴美比賽，以揚國光。隊員皆球界能手，戰蹟甚佳。



遠征美國之中華籃球隊

The China Basketball Team which made a tour to America and which had won several games there. The team is sponsored by Mr. C. K. Lin, a wealthy Chinese merchant.



滬江大學女子籃球隊（隊長誠恩慈女士）（陳春波攝）

Girls basketball team of Shanghai Coll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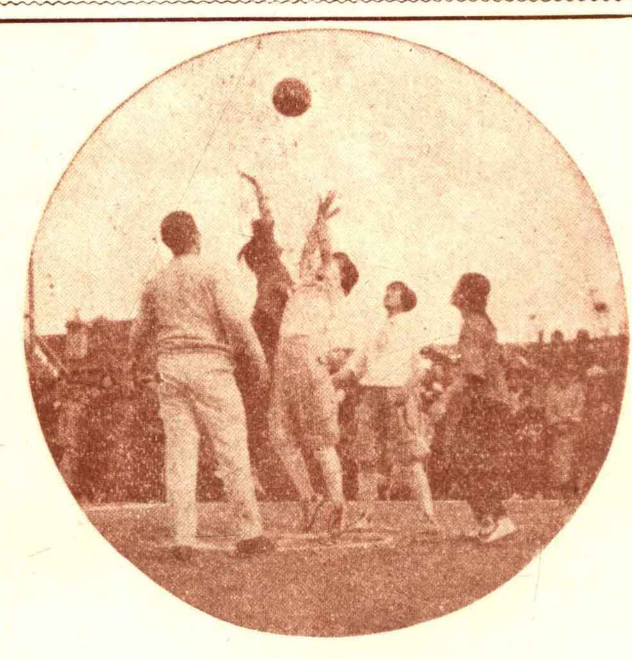
奪得北平錦標之北平大學女生籃球隊（宗維賡攝）

Championship girl basketball team of Peiping University



連奪神戶錦標之旅日華僑籃球隊

Kobe Chinese team which won the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籃球爲優美運動之一種，既不過於劇烈，又不過於柔弱，且四肢體力及視覺，同時作靈敏之練習，比賽角逐尤爲可觀。上圖爲奪球情形。



上海大夏大學女子籃球隊

Girls basketball team of Ta Sha University, S'hai



上海崇德女學籃球隊（隊長李遂銀女士）

Basketball team of Sung Tak Girls School



范朋克之子劇中攝影之一

Douglas Fairbanks, Jr. and Dorothy Mackail in "The Barker" (1st National)



范朋克最近主演「續三劍俠」劇中之神氣

Douglas Fairbanks in "The Iron Mask"



鍾克洛女士盛傳將與范朋克之子訂婚（黃宗沾借印）

Joan Crawford, M—G—M, star who is reported engaged to Doug. Jr. (Courtesy James Wong Howe)



千面人郎却乃肖像及其筆跡（黃宗沾借印）

Lon Chaney's new face
(Courtesy James Wong Howe)



近今美國女明星中極負盛名之柯拉寶女士（黃宗沾借印）
Clara Bow in a new pose



（左）「笑聲淚影」之主角郎却乃與導演合影（此劇爲華人攝影師黃宗沾君所攝）

"Laugh, Clown, Laugh" with Lon Chaney, directed by Herbert Brenon, left, and photographed by the Chinese cameraman, Mr. James Wong Howe.



新進明星馬利登肯女士麗影
Mary Duncan, new Fox star

芸明的眼睛

張乙裴

在一個冬天的早晨，十三歲的茜珍姑娘又離開家門向荒郊進行領略了；在荒郊獨自徘徊確是在她細小的生命中唯一的韻事了。她穿的衣服已經足够了，風吹到她的身上也不覺得怎樣寒冷，她踐踏着北風吹硬了的泥路，農田也收穫完竣了只蓋着一塊薄冰；樹木是枯得可憐了，只有冬青樹還很青翠地聳立着；路上的草兒已是干枯，燕子也去到暖和的地帶避冷去了。天上的雲還是笑着。未落的月亮掛在天的那邊。上市鎭的農夫成羣的在趕程上路了，只有茜珍一個人朝村裏走。她的圍巾給風吹着如像一條闊邊的帶子飄在後頭。

這樣，茜珍來到一所小茅屋的面前了；她聽見裏面有位老婆婆咳嗽的聲音。茜珍想走進去和這位不相識者談談話。

她推開了板門，白髮滿頭的老婆子驚訝地合着雙目把頭仰着問是那個，因爲她是瞎了眼睛的。看不見這位細小的有禮貌的撞入者的緣故。

『是我，』茜珍很和順地回答她說，『老婆婆，恕我唐突吧，我想和你談談話哩！』

『呵！你是一位小姐嗎？你的聲音眞好像一位小姐。我的眼睛看不見你哩！外面的風吹得你冷嗎？我坐在這裏冷得十分利害。』

『我麼？還好。』茜珍說了，『但是你爲什麼不引着一個火爐取煖一回呢？』

『我的兒子說沒有這麼多的錢買得起這個。』

『可憐！可是你的眼睛又爲什麼會弄盲了的？』

茜珍第一次曉得「可憐」的意義了。并且她覺得她很愛這位年老的婆婆。她們倆坐得很近，茜珍撫拉着這位老人的皺皮的雙手，發出了這一聲富於同情的問話，頓時使這位老人家不禁呆起來了。隨後她終於低聲答覆着說：

『可愛的小姑娘呀！你想知道這些麼？但你有沒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如同可憐的我在幼時一樣的嗎？』

『我叫作茜珍哩！老婆婆喲。』

『唔，茜珍小姐，很好聽啊！我的名字叫作芸明，我長久沒有提及這個可憐的名字了，提起來又叫我想着了從前的事情了呢！』

『告訴我吧！好婆婆喲。我最喜歡聽的就是從前的事情！牠們多有趣呀！』

『不！小姑娘，茜珍小姐，這不會令你高興的，而且我也應該把這些忘掉了才是。』

『好婆婆！』茜珍苦懇了，『只要給我說這一回，第二次就不要說了也吧。』

『好孩子喲！我眞不好意思拒却你的要求了；但我還有什麼味兒來重溫我的舊夢呢？紅的白的玫瑰花沒有了，連同了她們淡薄的餘香；茉莉，白蟬，薔薇等等嬌美的花兒我也看不見了；往日的含笑花如今或會哭着呢？桃色的雲或許變色了吧！白粼粼的河水黑了沒有？銀杏樹的菓子年年依舊麼？如像氈一樣柔軟的青草還長在嗎？告訴我呀！好孩子，我的兒子總不肯向我談及這些。但我又很想知道。那末你請先告訴我吧！』

『一切都沒有了，婆婆呀！因爲現在是冬天的日子呢！草已枯了，雲是青白相間的，河水的面孔凝成了一塊薄冰。除了梅花之外，一切花都沒有了。銀杏樹我却沒有看過，我不曉得牠是什麼樣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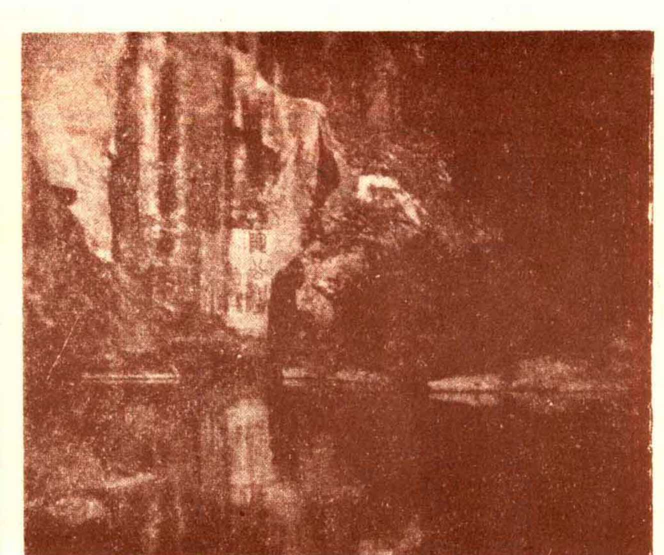
『唔！桃色的雲何等的可愛呀！那末我再也不能見牠一回了麼！偌大的銀杏樹，我們從前常在牠的蔭下取涼，現在就亡滅了麼？一切都被遺棄了，就連我老人家的性命也要改變了哩！』

『可愛的老婆婆呀！爲什麼你要記着這許多好聽的凄涼的句子呢？』

『那裏！我眞不願意記憶着牠們，而牠們自己却死要藏在我的心上，』老婆婆握住了茜珍滑嫩的小手。重復訴述她已往的夢。『五十年前，姑娘呀。就在很短促的五十年前，我也曾做過一回小姑娘呢。我有「芸明」做我的名字，我有一個不討人厭的面孔，——我希望你的面孔比我的還好——「良珂」。一個後來不幸而死的活潑小孩，那時候他和我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我們同是十三歲，我們時常出外玩耍，我們的父母禁止我們，——可憐我們不聽這些好意的禁止，反而天天到河邊游戲，或在山頂上狂走。……』

『多開心呀！』茜珍搶着說，『這些地方多快活呀，而且還同着你的好友！』

『批評不要下得太快呀！可愛的茜珍姑娘，請你聽



浙江東湖之陶公祠（黃英攝）

A cave in East Lake, Chekiang.



廣東惠州城全景（精武禮育會李佩弦攝）

A view of Wei Chow, Kwangtung

着吧，靜靜地聽着我們不良的結果吧，那不會令你覺得開心的。』老婆婆的句語講的時候很輕微，所以茜珍坐得更緊貼着她了。『那天，我在家中正把許多香美的花兒紮成一頂細小的花冠的時候，我的心兒想着了良珂，我就想將這頂華麗的帽子送給他戴；果然他來了，戴着了這頂帽子好像很不好過似的，不一會他便脫下來還了給我了。他後來指着窗前鮮紅的天空向我說：「芸明呀。看吧，這是桃色的雲，多可愛呢！我們出去玩耍一回吧。」我還是在遲疑未決的時候，他牽着我亂跳出去了；母親在裏面叫着「芸明！芸明！」他也不許我回轉去。

『那是春暮夏初的時候，一切的光景多可愛呀，桃花紅得就像天上的雲彩一樣，四週送來了黃梅的酸香，我們走到了「望天河」邊。在銀杏樹下青草地間坐着談話。樹上的百靈鳥為我們放出了嬌聲唱歌，河裏的蛙兒們叫得怪可憐的。偶然間河中跳動着幾尾魚兒。良珂便動了想去捉牠們的清興，那時候，我的心中總好像有一點莫明其妙的恐怖存在着，我當然阻止他的企圖。但是他不肯聽從我，是的，他這回不肯聽從我就是一生中的第一次，不幸呀。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了。他將脫了的衣服給我拿着，我眼送他張着那雙未曾成熟的手臂，向前一伸便跳將下去了，他雖然甚會游泳。但我總沒有那般勇氣看着他和白浪週旋；他很得意的喊着我的名字。——他平時對我說我的名字是很美麗的。他的頭部有時縮入水裏，忽然又在這邊伸了出來。漸漸他游得遠起來了，他的頭部在水中盪漾着就好像一隻掠水的燕子；我雖然怕着他會遇着什麼不測的禍事。然而我又佩服他的勇敢；我開始叫他游轉來，但游到半途他好像氣力缺乏了，慢慢地掙扎又掙扎着，遠遠見他的手兒昻空着的，就連一塊魚鱗也沒有給他得到，我正和他頻頻招手，呼他快點兒游過來的時候，他的旁邊竟來了一陣惡浪把他推了過去，可憐呀！他的手兒在水面上只搖了三搖便沈下去了。那時候我的心兒實了；忘記了叫出請人相救的呼喊，我的手腳都出了一陣可怕的冷汗，我哭出來了，大聲的哭出來了；一位老農人以為我受了誰的委屈，跑過來問我的痛苦的來由，我只能以手指着茫茫的河流，我不能說出一句話。他又見我手上拿住的衣服，便料定有人跌下水去了……』

茜珍的面孔始初雖很鎮靜。聽到這裏她却忍不住竟哭起來了；問着說道：

『後……後……後來怎……怎麼樣了呢?!』

老婆婆倒好像很不安心似的安慰她道：

『不要哭呀！小姑娘；這是五十年前的故事了。後來農人們便忙着到河中去打撈吭。我就跑到良珂的屋裏去找他的母親，可是他的母親已經去了田間下秧了，我同去我的母親那裏，她問我為什麼面色那般蒼白，又問我為什麼哭，我告訴她良珂失落在河中了，急得我的母親也難過起來；可是終於沒有法子，我整天整夜只是哭着，飯也不吃了，倒在牀上也睡不着，合了眼兒只看見良珂的小手在河裏亂搖。第二天就有人在河裏發見了他浮漲了的尸身，他的父母也哭得很利害，不上三天她就病死了，只剩了良珂的父親。這時候我惟有哭，我禁不住我的眼淚，我的父母都來安慰我，可是這不能令我安慰，我的心中眞有萬分的苦痛，我只要哭，因為良珂是我的一生中頂要好的朋友，我一天都不能失却了他，誰知道哭的太多了，我的眼睛繼着使糢糊起來，看東西總有點看不淸楚，我不敢告訴我的父母知道，後來不幸呀，我的眼睛就連少許的光亮也感覺不到了。待到我十七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將我嫁給一個農人，生下了這個兒子　他現在已經有三十多歲了，還沒有能力討得一位妻子。而我的丈夫却死了多年了。』

這樣一來，老人暫時不說了。茜珍深深地嗚咽着啜泣着，使老人面部發生了一種感激的笑容，她們倆個已經成功了一對忘年之友了。

『所以，小姑娘呀！我說這一定不會令你快活的，只能使你難過一點罷了。代我看看門外的風光吧！桃色的雲你說沒有了，白粼粼的河水葬掉了我的良珂，多麼的難過呀！花兒埋跡了，青草枯了，銀杏樹也沒有了，我的雙目也盲了，人生一切於我算是完了結了，小姑娘呀，但我不會感着絕望的，明年春來的時候。我相信一切都會復其故態的了，那時候。你就來我這裏告訴我說：「老的芸明呀！一切都恢復了。」那末我就會忘記了我的盲目為悲哀了，我的耳朶還能夠傾聽鳥兒們的歌聲；我的鼻管還不至忘記了去分別玫瑰和幽蘭的香味，至於良珂教給我的「桃色的雲」呀，滅跡了的銀杏樹呀，我都可以在我的夢中找尋，在我的夢中我的眼睛是開着的。』

茜珍抬起了她的頭兒，凝視着這老人的面部，在她細小的心中，已深深地表示同情於這位老人的一切了，她重復執着老人的手兒說道：

『那末在你晚上睡着的時候，你會夢着了從前不幸的事情的嗎？』

『會的，但當我醒了的時候，我的心中又空虛起來了，猛力把眼皮一瞪，才覺得我是盲了，多失望呀！』

『好婆婆，你的兒子是種田的嗎？』

『是的，而且他天天都會回來燒飯給我受用，冬天他多在屋裏的。』

『好了，我要回去了』茜珍很難捨地站起來說：『我有空的時候一定來看你！』

『很歡迎呀！茜珍姑娘！』

茜珍來到了板門之前還回頭把老人看看，想在她的憔悴的面容中尋取已往的她的美麗；頃刻她已在寒風之中徘徊上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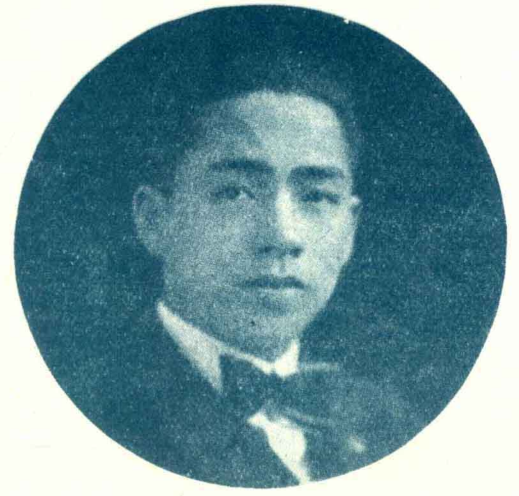
揚州東台之古閣風帆（戈署東攝）

A view of Tungtai, Yangchow, Kiangsu

廣東惠州之西湖（李佩弦攝）

West Lake in Weichow, Kwangt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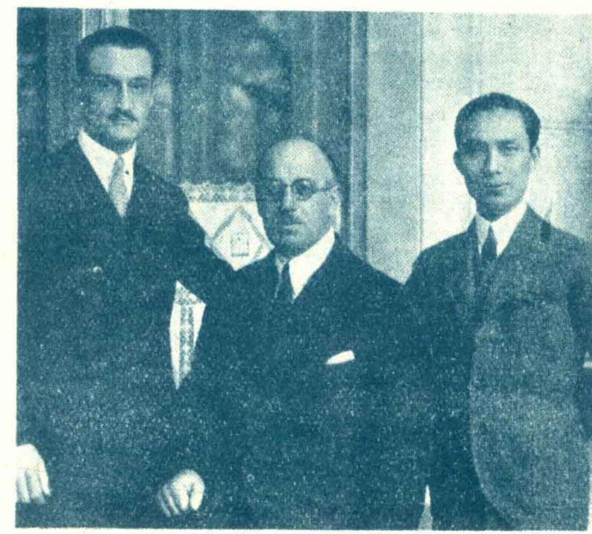
介紹聞人
PERSONALITIES



劉開坤君

Liu Kai-kwan, a European graduate who is on his way to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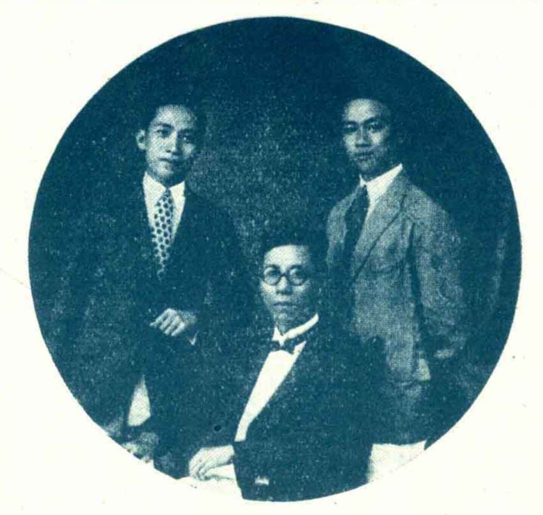
嶺南中學修業，黃埔海軍學校畢業，任海軍軍官一年，留學德國丹城工程大學造船科畢業，現首途回國。



國際聯盟特派來華觀光團代表

中坐者爲愛文諾其右吳秀峯其左彭賚

M. Avenol, representing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mes to investigate Chinese condition with M. Bonet and Saofong Wou the Chinese secretary at the League



黃容康黃容章與招觀海合影

Huang Yung-kang and Huang Yung-chang with Chao Kwan-hai (center) The Huang Brothers give financial help to establish a hospital in Canton

南洋華僑黃氏昆季，樂善好施，捐款五萬元建籌廣州惠愛堂平民醫院之大禮堂全座，以紀念其令尊漢秋先生。圖中坐者爲該堂募捐代表招觀海君。



外交部調查員張天爵君

Chang Tien-chiou, delegat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張君畢業於北平大學及高等警官，服務軍警界多年，東江之役及三次北伐皆參與焉。最近應外交部特派，赴南洋歐美任調查宣傳工作，對於海外華僑將有一番貢獻也。（志道誌）



國際聯盟秘書吳秀峯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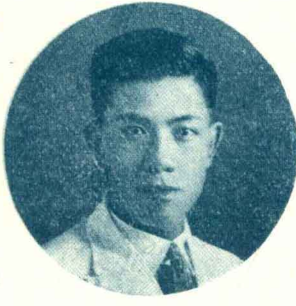
廣州嶺南大學畢業，法國國家政治經濟博士，巴黎政治大學外交科畢業。



航空協進會秘書陳際熙君

Chen Chi-hsi, sponsor of Chinese av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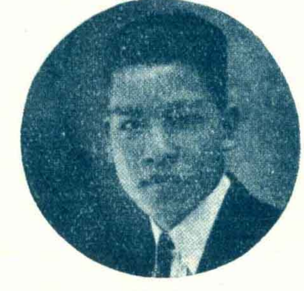
陳君粵人，提倡民衆航空建設最力，現任中華航空協進會中樞常務委員兼秘書處長。近將應華僑之請，首途海外一行，以促進航空事業。（中銘誌）



容君去年創辦南洋美美圖書公司、經理良友公司出版物成績甚佳、月前因積勞一病去世。

容伯偉君遺像

Yung pei-wei, our active representative in Singapore who recently died of illness



劉君爲廣東台山青年會體育幹事精排球會參加遠東運動會兩次爲國爭光不少

體育家劉榮權君遺像

Liu Chuen-vung, an athlete who has represented China in the F. E. O. G.



前上海中西女學女皇周淑蘋女士（本報廿三期封面）與工程師李祖侃君婚禮攝影女儐皆上海名媛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Mr. Li Tsung-kan, architect, and Miss Chow Shu-pin, daughter of Mr. Chow Ma-chuan, the wellknown stamp collector



薛錦園女士（飛機師張惠長之姨）

Miss Si Chin-yuan, sister-in-law of Chang Wei-chang, avia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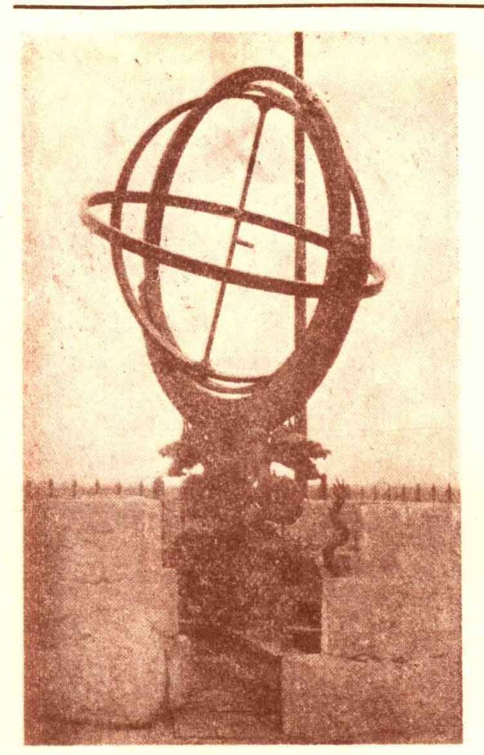


張蓬舟君與楊瑞珙女士前東路軍政治部藝術股同事結婚儷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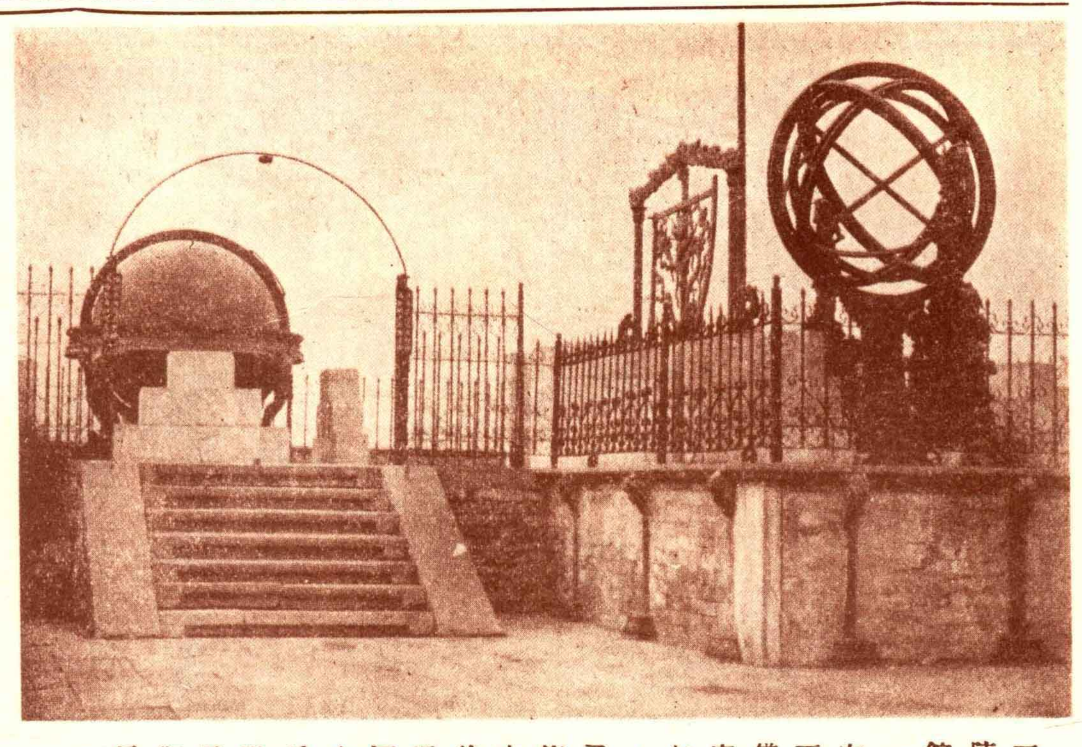


文學歌舞社社員袁家寶女士（朱家麟攝）

Miss Yuan Chap-po, an artist




赤道經緯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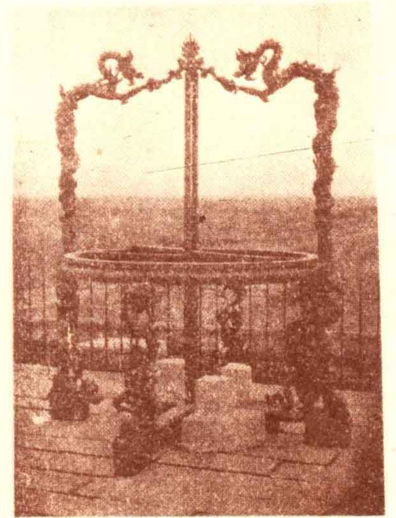
天文陳列館之一部，左為天體儀，康熙年製，庚子被德取去，後歸還我國。右方為象限儀及璣衡撫辰儀。

北平天文陳列館

（蔣漢澄攝）

THE OBSERVATORY AT PEIPING

地平經緯儀





（上）象限儀

（左）簡儀



（右）璣衡撫辰儀

國立天文陳列館

蔣漢澄

北平國立天文陳列館，舊名天文台，亦名觀象台。北平之有觀象台，觀象之有儀器，實自金始。迨至明朝，遷其器於江南，築觀象台於鷄鳴山。終明之世，未嘗移動。康熙五十四年，西人紀利安奏製地平經緯儀，將台下所遺之元明舊器，盡作廢銅充用。古人法物，一歸而空，誠吾國天文界之大不幸也。光緒拳匪之役，十一國聯軍入京，法德平分天文儀器。法所取去者，僅至使館而止，光緒二十八年即歸還我國。德所取去者，則載之而西，陳於德之巴利丹離宮。民國四年，歐戰起，至八年和議告成，依凡爾塞和約第一百三十一條，德國將前次所取去之儀器，全行歸還我國，十年春儀器運平，仍置原處。現該館所陳列各器，均具有歷史價值，且彫刻精細，亦美術品也。

歷史之陳蹟

ANTIO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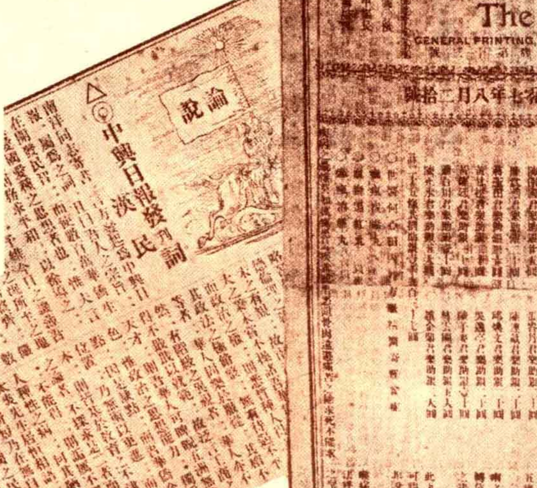


旌義狀

林義順先生於
中華民國開國之始
踴躍輸將事儲賴濟
特給予旌義狀奕代
後民永多厥義此旌
臨時大總統孫文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初一日

（上）旗義狀

In 1912. Provisional President Sun Yat-sen conferred an official commendatory note on Lin Nee-sun who contributed financial help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新聞紙第壹號

Chong Shing Yit Pao,
CHINESE DAILY NEWS PAPER, NO. 13, CROSS STREET, SINGAPORE.

中興日報

The "Chong Shing" Press,
GENERAL PRINTING, LITHOGRAPHING & ADVERTISING 13, CROSS STREET, SINGAPORE.

Mcalister & Co,. Limited.

SINGAPORE, PENANG, IPOH, AND KWALA LUMPOR
LONDON CORRESPONDENTS,
MCILWRAITH MCEACHARN & CO., PROPY LIMITED.

論說

民國紀元前汪精衛與胡漢民合辦之中興日報（林義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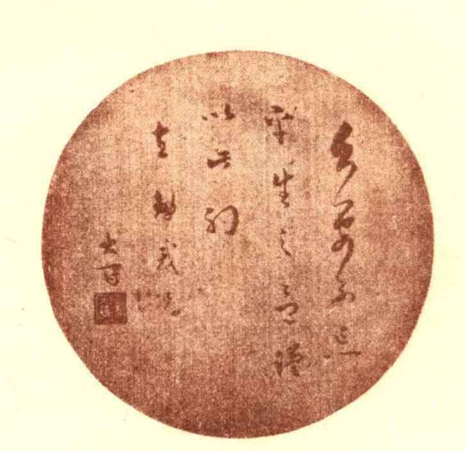
A specimen of the journal conducted by Hu Han-min and Wang Ching-wei, before the day of Kuomintang. For political reason, Hu and Wang now each doing his "own business"



（下）前清鈔票

（鼎章藏）

Bank notes of Manchu Dynasty



朱執信烈士之墨蹟

Handwriting af Chu Chi-sin, revolutionary leader

營外

王淼方

在一個盛夏的早上，晨光熹微之際，日兒還甜睡未醒，薰風習習，打動了堤邊的柳葉，嬝娜地在枝頭上舞，空間一切都很寂靜，似乎還在夢中；惟有兵營中發出數聲晨操的軍號，以及三輛貨車打堤邊經過。

橋下泊着幾隻輕舟，冒出數縷吹煙，繚繞在蓬廬上。

『喲！不好了救……救命！』舟中廬蓬移開、攢出一個盤髻的婦人頭睡眼惺忪，手拿着吊桶，正想向河裏打水，猛然間有一件不安份的事情刺進她的眼裏，她仔細，揉一揉眼看個分明。禁不住心頭突突慌起來。

河內的蛋民。忽聞清早有人叫救命聲音，個個都移開船蓬，探出頭來，看個究竟。

『你們那裏不是有人投海嗎？』

『啊！是……是……』各人的頭都隨着那婦人指手的方向看去，禁不住大大嚇了一跳。

給他發覺的鬧起來，免不了驚動了許多人擠在河邊去看。同時河中的空氣似乎也緊漲起來，各人的面臉都帶詫異的神色。

『唉！死者原來是一個女人。』從觀衆羣中發出這句判別的音亮。

『還是個年老婦人，你看她面孔縐得像胡桃壳。』從路邊經過的一位老板說。

『唉！也許有七八十歲吧。』和老板來的一位說：

『有的』

『唉！死得眞慘。』觀衆們異口齊聲的嘆息着。

『區區一個老婦，死了有什麼慘處，也許你們沒有看到開戰時，死得多着呢。』不知那時來了一位戴黃邊帽，裹皮條，似排長模樣的軍官，他聽見『慘』字，似乎有些刺心，於是很不希罕地說。

『你猜，她究竟什麼死法？』觀衆聽得軍官說的不入耳話，不去睬他，另一位就發表研究她的死法。

『還用猜，眼見是投海。』老板很不耐煩地說。

『不！她既然立志投海，爲什麼她手中還拿着一個餅？』

『也許是去買餅行到堤邊失足吧！』老板臨機應變。

『噫！三更半夜，那里有餅賣，你們簡直沒腦。』睡眼惺忪的婦人立在船頭。很不心服地說。

這時的觀衆，也愈弄愈多，你一句，我一句，鬧個不休，他們談論着，辨駁着，總跳不出兩個斷案，第一就是自殺，第二就是失足，此二者始終不能歸納爲一，原因是死者手中緊緊地握着一個餅，究竟爲什麼意思呢？終沒有人可知道，其中一切的祕密，很明顯地繚繞在排長模樣軍官的胸中。

大沙頭不知那日來，駐了一營兵士。

是一個炎夏的下午，沒一點風兒，太陽高懸在天中，蒸得空氣異常炎熱，堤岸的柳葉，也靜悄悄地垂着，不似風來時的嫵媚，一切都覺得寂靜，似乎不勝疲倦，而屈服在太陽的壓榨裏，祇有河中幾隻小艇……依依……呀呀……的搖過堤邊。向籬笆看過去，營中的士兵，正在休息，由他們的面孔看來，似乎個個都不勝疲憊，有的躺在草地，有的唱着京調，有一個面瘦的士兵，正閒着無事，忽看見營外來了一個賣食物的小販，肚子在餓，昨天發來的餉，還沒有用着，倒不如買個餅充飢也好。他這樣想着，便向營外打一個招呼。

『喂，來！買一個杏仁餅。』

『沒有杏仁餅，燒餅纔有。』

『唔！燒餅也好。』

士兵在籬內伸出一隻枯黃的手向盤中揀了一個最多芝蔴的燒餅，錢，纔在袋裏掏出，餅却早落在口裏嚼了。因爲他嚼得特別滋味，惹得其他士兵，個個肚裏着荒了，同樣的想起昨天發來的餉，沒有用着，於是爭先恐後的擠做一團，光顧小販的燒餅。

隔堤幾個賣餅的，正蹲在路邊待顧客，忽然看見他們的伙夥，貨如輪轉，他們急得眼都紅了，兩步併作一步的跑過橋西招生意。

他們忙得不開交時，遠遠地見籬門開了，跑出一個戴黃邊帽，裹皮條，排長模樣的軍官，向着小販們如虎一樣的凶惡飛奔而來。

『他媽的，你們這班烏子，敢在虎口裏挑肉屑嗎，』聲調異常洪亮而冷酷，嚇得小販們不待而散，似飛的先走了！其中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婦人，一蹶一顛的不要命地走着，但這個年老氣衰的老婦人，那里走得過年壯力盛的軍官，但却落後了，給軍官一手抓着，不論天高地厚，卻先仰面給婆子一個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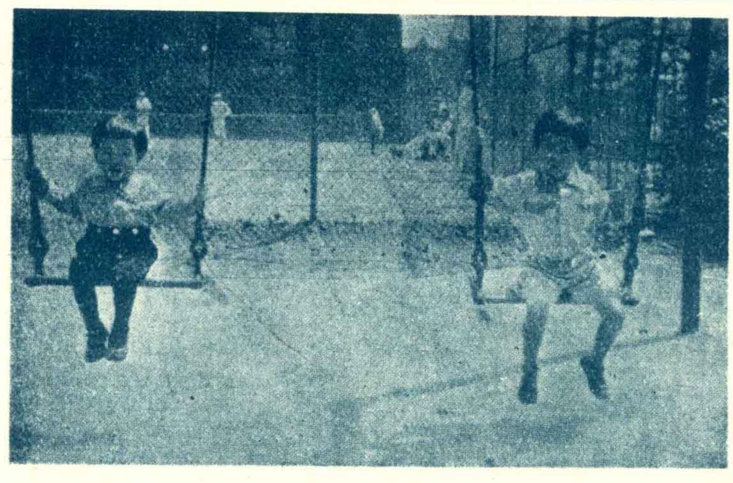
『噯喲！老爺！饒我這條老命罷』

『怎麼？這人還！饒你嗎！』排長，很不客氣『老不死的』『再來一個耳光，盤中盛着的食物，幾下給他掀倒。

『苦啊！大老爺！饒……命……』老婦人苦苦地哀求，一面卻用力地去保護盤上盛着的食物——也許是她的生命。

排長氣高三丈，兩眼睜得斗盍般大，似乎週身的血管將要暴發一般，額上兩條青筋，愈明顯地浮上，口唇上兩邊的短鬚，撓成半月式，怒髮衝冠，一腳打去，盤個可憐的老婦給他掀倒在路中，燒餅一個一個似車輪的滾落河去，老婦人狠命地追上前捨，可是來不及了……噗咚……噗咚的落掉河去。這時排長老爺的氣，似乎也像燒餅……落河的沉下，悠然邁去了。老婦人却還用着滲透了淚珠的細眼，悻悻的望着河水浮上的幾個燒餅發癡。

一八，六，一，于太平洋上



美國芝加哥城中華會館主席甄亮甫先生之公子

Sons of Mr. L. F. Yin, Chairman of Chicago Chinese Club



英國嬰兒比賽之第一名

Winner of England's Baby Contest

兒童
YOUNGSTER



快樂的表情

Want some more



Shy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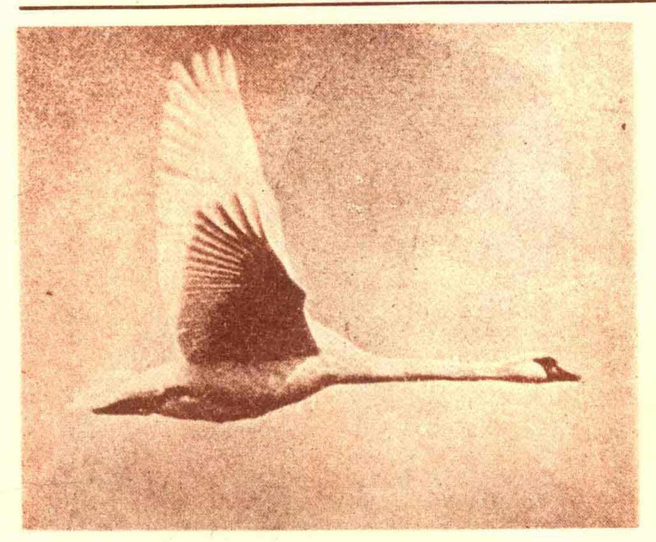
恬靜

（下三圖爲池森攝影李仲元君之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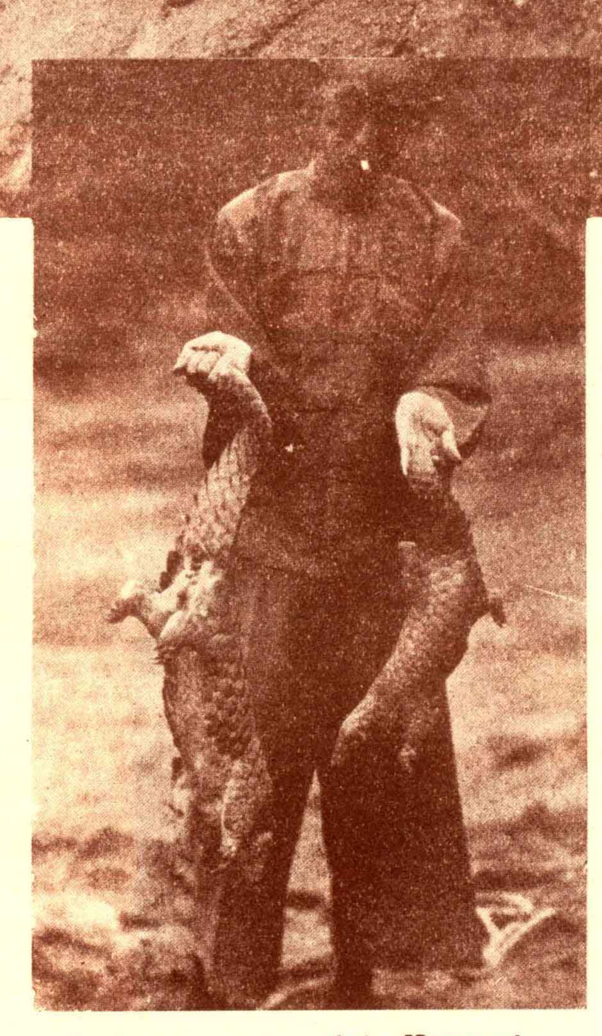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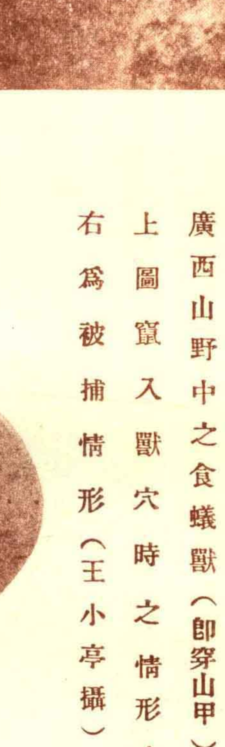
學打秋韆

Swing, boy, swing



Swan　活動影機所攝之飛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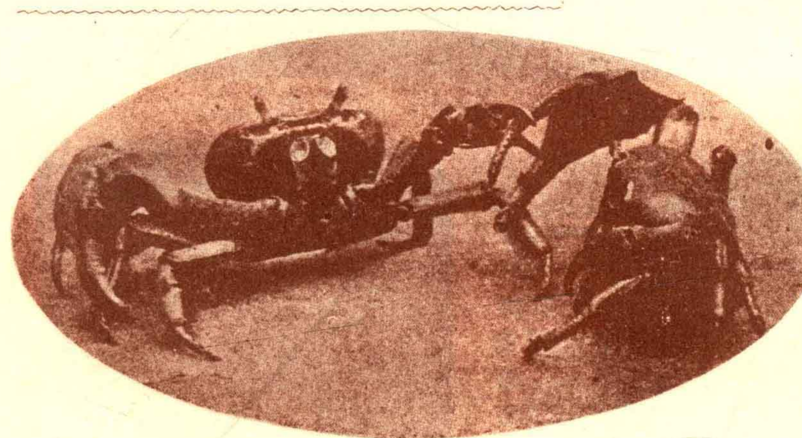




廣西山野中之食蟻獸（卽穿山甲），上圖竄入獸穴時之情形，右爲被捕情形（王小亭攝）

Action: ant-eaters of the Kwangsi province prepared for dinner Below, caught by man (Photoby Newsreel Wang)

生命無
OF NATURE



The fighting crabs

兩蟹相鬥，各盡技擊之本領（注意右鉗特別粗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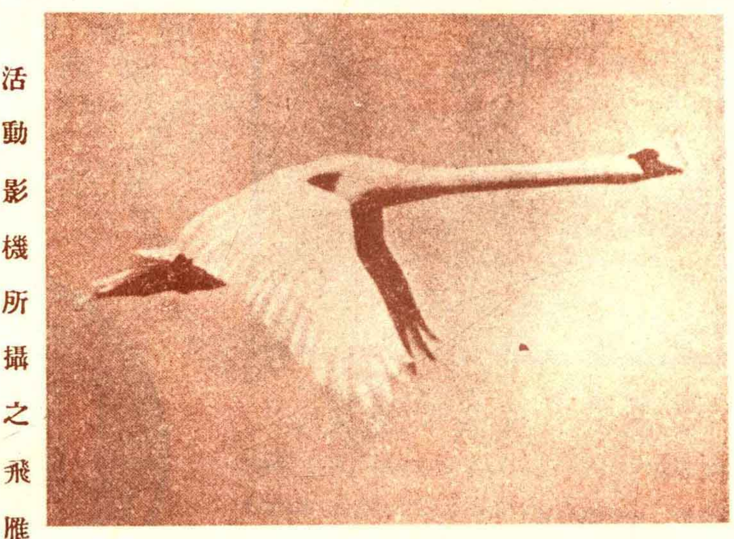
蟬蛻殼之觀察——蟬初有殼，活於泥中，夏季出而蛻變。（王小亭攝）

The exuviae of the cicada began in summer



「馬戲」劇中之卓別靈與獅子

Charlie Chaplin and another member of the cast of "The Cir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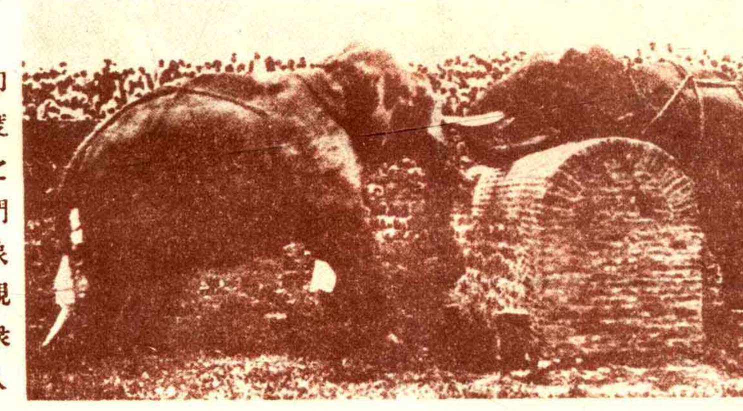
活動影機所攝之飛雁

The Flying

處不在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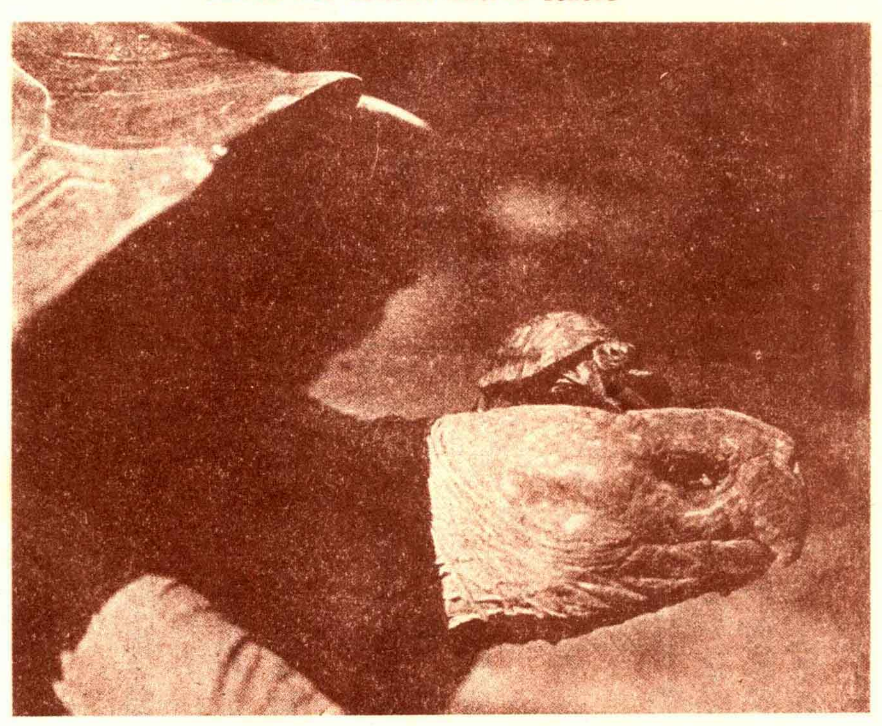


勝者英雄敗者殞命可憐都供觀衆作娛樂



印度之鬥象觀衆人山人海藉作娛樂

Elephants pitted each other as a spectable in one of the Indian native states



世界最大與最小兩龜合影。大者重三百五十磅，小者重四安士（約三兩）皆在紐約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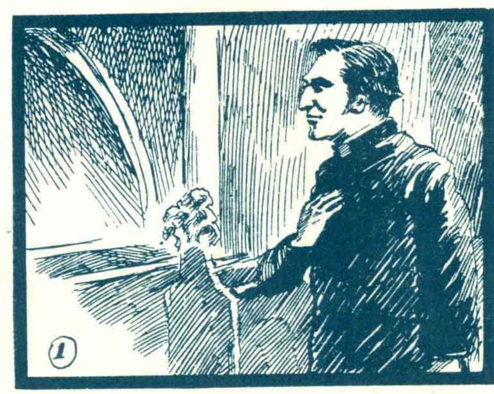
Largest and smallest tortoises (350 lbs and 4 ous. respectively) at the New York Zoo

救世軍始祖
布施將軍
（近世名人畫傳其十）

WILLIAM BOOTH
FOUNDER OF THE
SALVATION AR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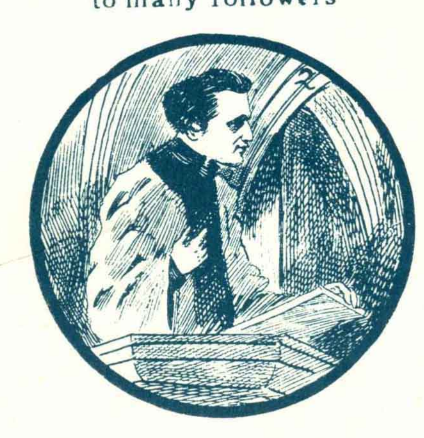


布施將軍肖像



（一）青年之布施氏獻身為宣教士

As a minister of the Methodist New Connection



（二）宣教時一片熱誠，聽者無不服膺

As zealous evangelist he succeeded in preaching to many followers



（三）被教會所嫉視，悄然引退。

His wife was a tower of strength to her husband in all his undertak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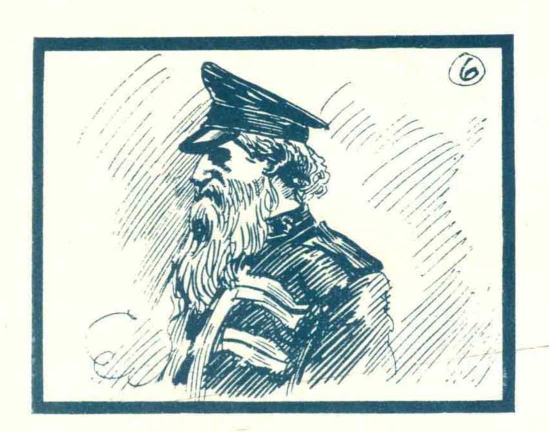


（四）布施夫人抗議教之會不當，並鼓勵其夫獨力傳教。



（五）建設教堂，組織救世軍，為人羣服務。

Booth's movement since 1877 has been known as the Salvation Ar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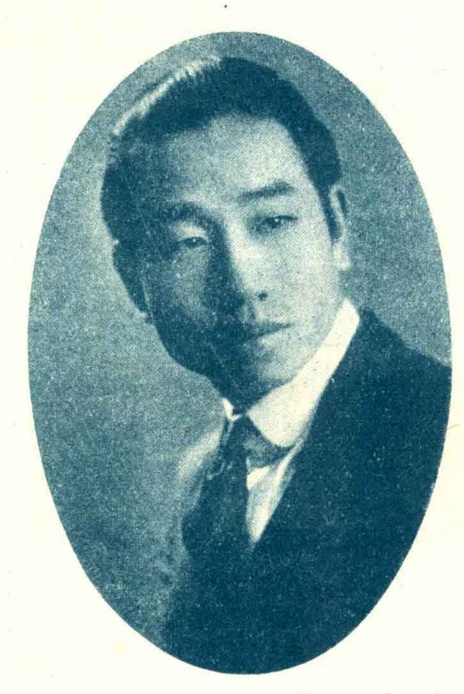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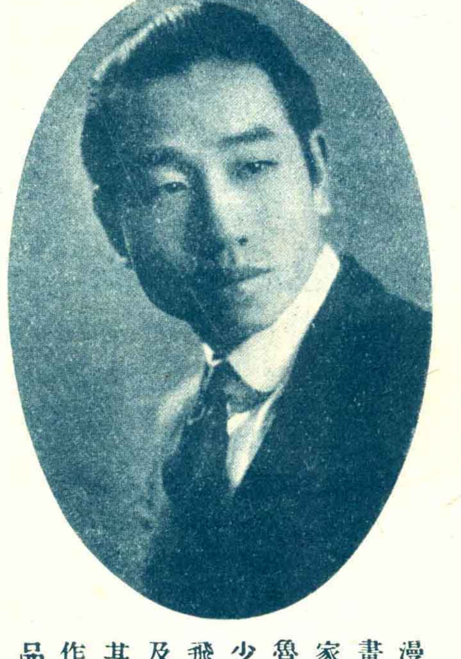
（六）救世軍旗飛揚世界，布施將軍與有功焉。

Became General of the Salvation Army



陶哥兒





漫畫家魯少飛及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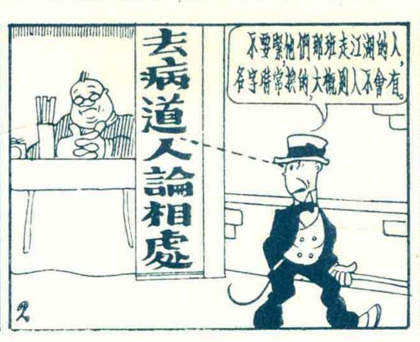
改造博士

（下列各圖爲「象兄猴弟」之片段）

Sketches from the pen of Lu Shoa-fei, talented cartoonist of Shanghai.

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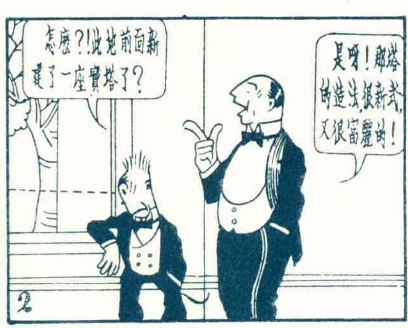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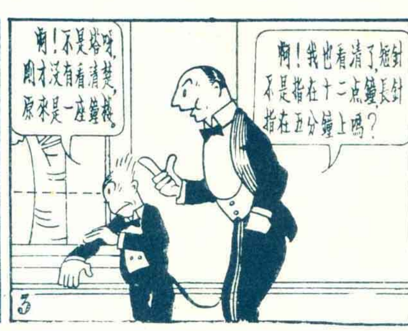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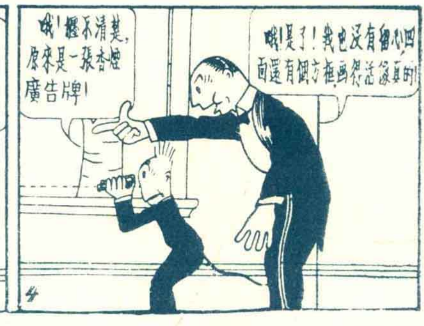


四三









四四









閱申報者莫不知有「改造博士」，「陶哥兒」及「象兄與猴弟」等漫畫，皆爲中國第一畫社出品，最近本報特約該畫社主幹魯少飛君，以後每期撰繪有意味之漫畫，題爲「女書記」，由卌七期起，連續登載，先此預告。

廣西科學考察之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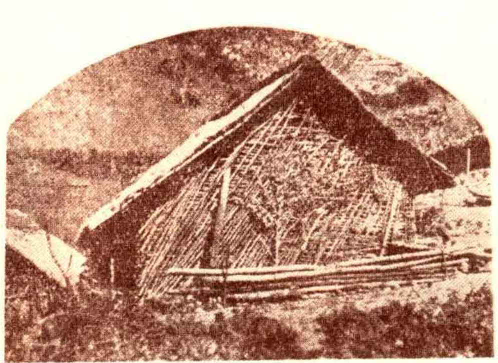
（中央大學考察團攝）

A Study of Kwangsi Province
Photos by Central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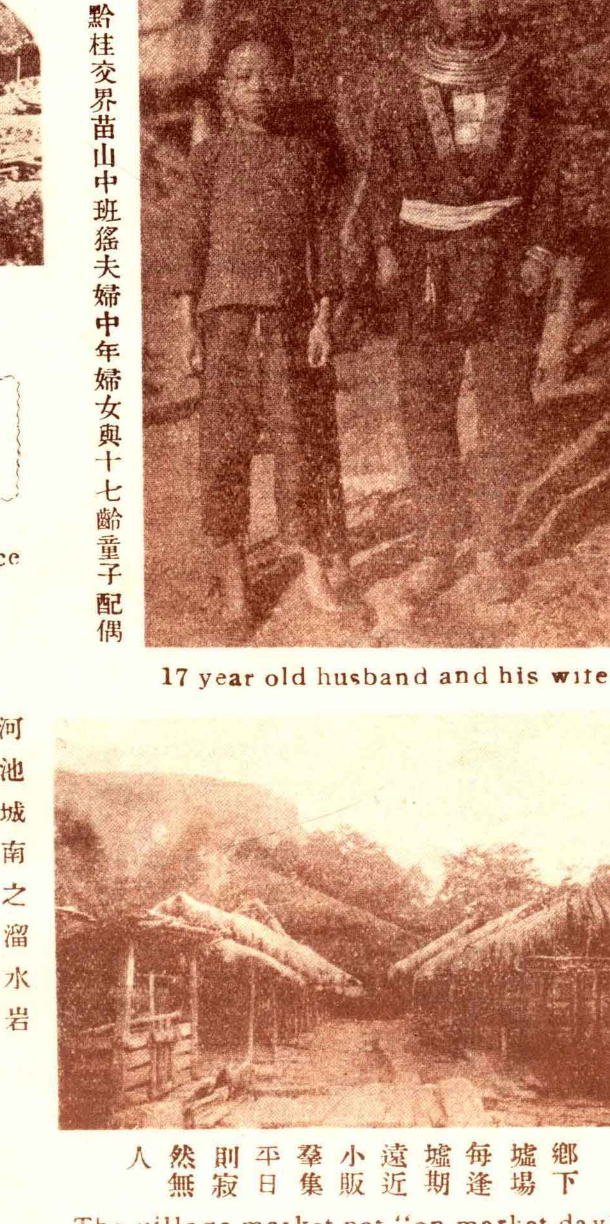
廣西安南邊境十萬大山馮姓猺民之夫婦

A husband and a wife of the Feng fam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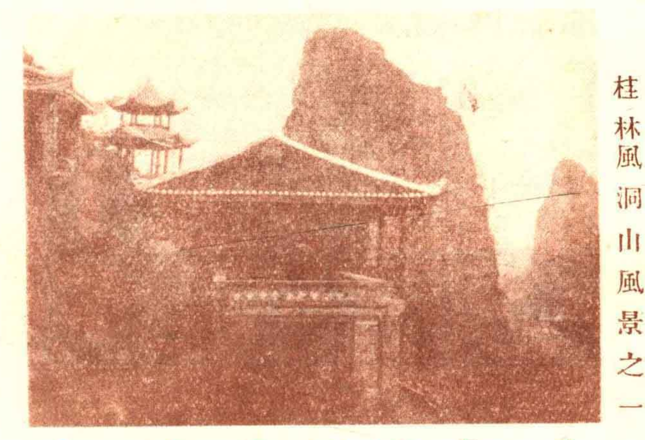
八角山紅猺人之居室

Dwelling



黔桂交界苗山中班猺夫婦中年婦女與十七齡童子配偶

17 year old husband and his wife



桂林風洞山風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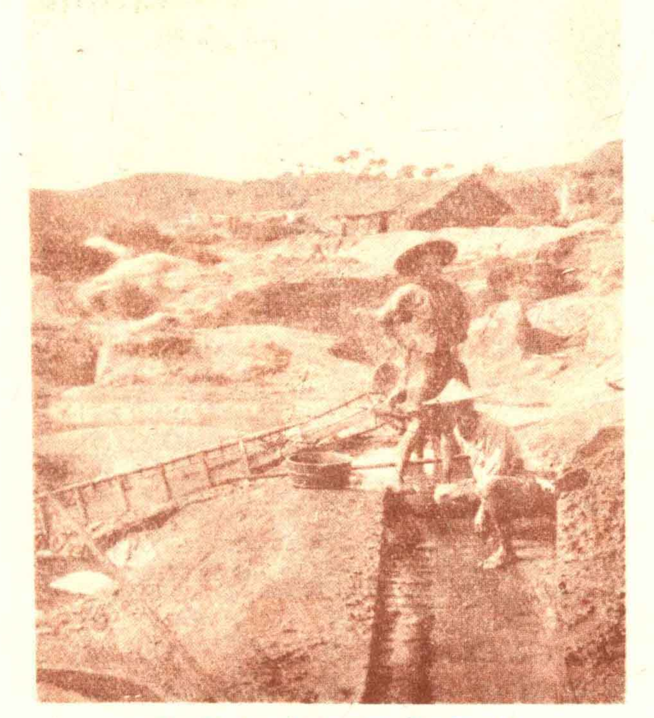
A scene from Kwei-lin City, Kwang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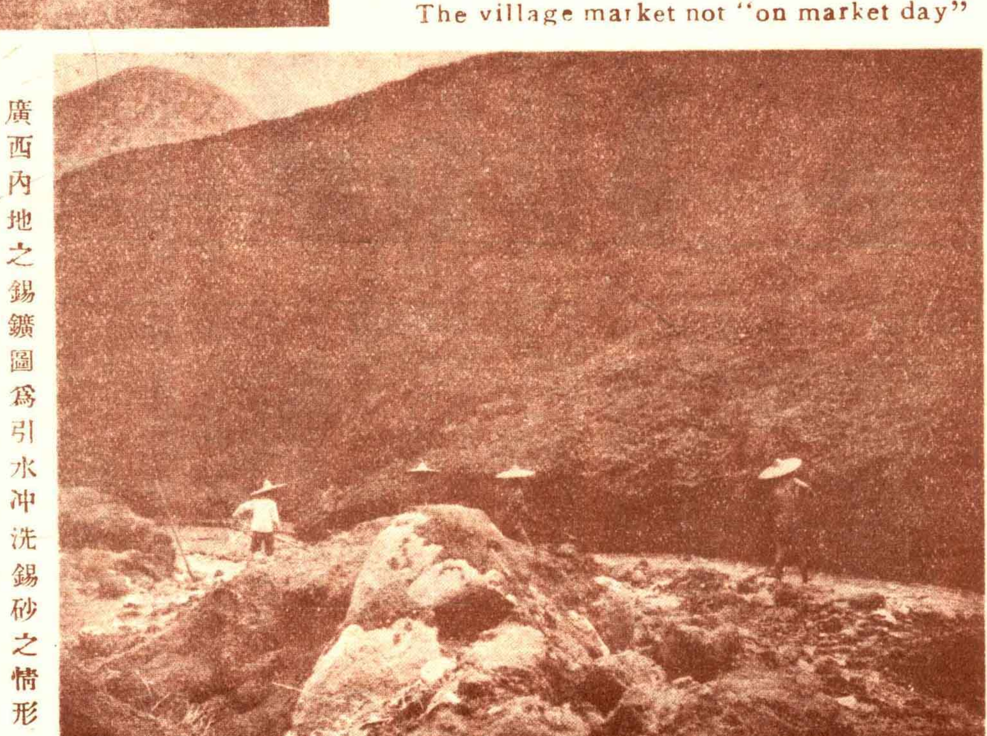
河池城南之溜水岩

鄉下墟場每逢墟期遠近小販羣集平日則寂然無人

The village market not "on market day"



沙子坳鑛工淘取錫砂



廣西內地之錫鑛圖爲引水冲洗錫砂之情形

The Tin Mines in Kwangsi: Flowing tin from the stream

編輯餘談

本報以十二期爲一年，到現在剛滿三歲了。記得第廿五期起封面和內容曾略爲變換。在這一年中，由我們的考慮和閱者來信的批評建議，發見不少應該改良的地方。其中有些限於環境，暫未能把計劃盡量實現；但在我們能力範圍內，必要有多少改進。現在把進行中的要項，向愛護本報的良友們預告：——

一，全部用銅版紙——紙質在印刷上很有關係。現在本報前部有兩葉銅版紙，其餘的是道林紙。銅版紙紙質幼滑，最宜於印畫，印出來的成績往往和原來照片無大分別，至於價錢比道林紙差不多貴一倍。本報爲求精美，以後全用銅版紙。

二，文字加增一倍——本報是畫多話少的雜誌，自然以圖畫爲主；但好些讀者覺得文字有限，三幾個鐘頭便讀完。本報原本打算加篇幅，但既改良紙張，勢難同時加增；然又決不減少圖畫來加文字。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圖畫是有加無減，但在排印畫的空白上，加排六號字。除了每幅圖畫底下五號鉛字的中英文註釋之外，用更小的鉛字作較詳的敍述。例如禍照將軍逝世，就附敍禍氏生平功蹟及其偉論。閱者倘事忙，可只看每圖的註釋，倘時間充足，可以細讀一切。這樣一來，內容不但有平面，而且有容積的深（Depth）了。既利用小鉛字，兩三方寸的小空白便可載百數十字；而這百數十字，在編輯的時候，往往要讀完一部書或翻閱一堆報紙然後寫成的哩！

三，材料務求精選——徒然貪多是無用的，所以除量的方面設法加增外，尤須着眼於質，本報在有限的篇幅中，當盡力搜載有價値的東西，而編排亦求其美。

四，發表時事述評——本報取材是普遍的，其中一部分是時事的篇幅有限，新聞每每缺乏系統。以後每期登一篇提綱撮領而不是賬簿式的文字，把一月的大事一氣敘述。這篇文章已特約黃天鵬先生担任，黃先生是申報要電編輯，兼任報學月刊的主筆，撰作時事述評，必不是尋常可比。

五，連續登載漫畫——漫畫含諷刺意味，而且有使人發笑的功能。現已特約中國第一畫社，作長篇滑稽漫畫，題爲「女書記」，描寫我國現代生活上種種衝突的背景，一個女子週旋其間，發生許多滑稽的事情，很有趣味。

六，縮編影戲小說——每期除特約文學家創作短篇小說之外，另載一篇影戲小說。影戲劇情多取材於世界小說名著，如法國小馬仲的「茶花女」，俄國託爾斯泰的「復活」，美國霍桑的「紅字」，不勝枚舉，都是不朽之作。可是原著很長，或更未有中文譯本，許多人未得一閱。現在挑選有價値而情節曲折的，複述成短篇小說，並有劇中插圖。這樣既可當小說讀，又彷彿看一齣影戲。這件工作，特約「新銀星」電影雜誌編輯陳炳洪先生担任，簡直是再適當沒有的了。

至於下期的封面，是崇德女學校花馬淑貞女士麗影，彩色金地，非常華麗。上面舉列幾點，都由下期起實行，其他細節，不及一一預告了。

末了，不能不向閱者道歉：出版延期，成爲過去一年中最大的憾事。閱者催促的信件收得多了，就是本公司爲營業着想亦何嘗不着急？只因製版印刷之阻延，遲慢的日子積少成多。今後亦將盡力消除這缺點。

「良友」出版了三十六回，倒算結交不少良友；然而現在只滿三歲，不能不說尙在幼弱的時候。希望大家用一點小小的友誼，愛護她，培養她；固然不讓她夭折，更不讓她變老，只叫她活潑潑地生長着罷，永遠保持青春的少艾。

——梁得所

李無庸先生書法

本期封面之攝影者好萊塢照相館　上海北四川路

凡曾在郵局之萬國郵滙部 International Money Order 滙欵到本公司定報而未得收者即請將下列各項詳細示知（一）中英文姓名（二）住址（三）銀數（四）滙欵地點（五）滙欵日期（六）滙牌號數以便查照　良友公司啓

本報歡迎投稿

本報每期需用圖畫文字稿件甚多，除特約供給之外，更歡迎各處良友們投稿。關於投稿有幾點請諸君注意：——

一，圖畫適用的有：中外最近時事攝影，美術作品，富有意趣的各種零碎照片。

二，文字因限於篇幅，最好以短篇小品爲適宜，每篇最好不出二千字以外。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稿末註明投稿者姓名住址；照片則於背面詳加說明。

四，稿件取用與否。概不退還。但特別聲明要退者，請附足回件郵費。

五，稿件取用後；以現金或書劵及本報爲酬。酬律不能定例，視稿件之價値從豐酌奉。倘却酬者請聲明。

六，投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部收」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每月一期）

實價每冊大洋二角　外埠另加寄費三分

編輯者　梁得所

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分發行　廣州永漢北路　香港皇后大道　梧州大中路中　良友分公司

南洋總經理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　美美圖書公司

美國總代理　芝加哥工商日報　中華文化宣傳社

▶本報廣告價目另刊◀

本報定閱價目

國內連郵費		國外連郵費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三元六角	二元	四元二角	二元四角

郵滙不通之處以郵票代洋九折計算自一分至五角爲限其餘如滇省吉黑新疆以及汚損等郵票概不收用

日本朝鮮均作國內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南洋羣島概作國外

三歲以後之

良友

三十七期起

內容大刷新

本報每十二期爲一年，每年必求改進，今已出版三載，風行海內外，下期起又加改良，圖畫文字，精選而豐富，封面尤爲華麗

加材料

不加價



訂閱者滿了一年請續訂閱。未訂閱者，請即從速訂閱。

訂閱價目

國內連郵費每年大洋三元六角

國外連郵費每年大洋四元二角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